



明帝紀第三

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而太祖愛之常令在左右魏書曰帝

生數歲而有岐嶷之姿八皇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每朝宴會同與侍中近臣並列帷幄好學多識特留意於法理年十五封武德侯黃初

二年為齊公三年為平原王以其母誅故未建為嗣魏略曰文帝以郭后無子詔使子養帝帝

以母不以道終意甚不平後不獲已乃敬事郭后且夕因長御問起居郭后亦自以無子遂加慈愛文帝始以帝不悅有意欲以他姬子京兆王為嗣故久不拜太子魏末傳曰帝常從文帝獵

見子母與文帝射殺鹿使帝射鹿子帝不從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泣文帝即放弓箭以此深奇之而樹立之意定七年夏五月帝病

篤乃立為皇太子丁巳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

后曰皇太后諸臣封爵各有差世語曰帝與朝上數不接即位之後群下想聞風

出問何如曄曰秦始皇漢癸未追諡母甄夫人曰文昭皇后壬辰立皇弟

懿為陽平王八月孫權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朝議欲發兵救

之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幾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

持夫攻守勢倍終不可久也先時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禹到於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權退走辛巳立皇子問為清河王吳將諸葛瑾張霸等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征東大將軍曹休又破其別將於尋陽論功行賞各有差冬十月清河王問薨十二月以太尉鍾繇為太傅征東大將軍曹休為大司馬中軍大將軍曹真為大將軍司徒華歆為太尉司空王朗為司徒鎮軍大將軍陳群為司空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分江夏南部置江夏南部都尉西平麴英反殺臨羌令西都長遣將軍郝昭鹿磐討斬之二月辛未帝耕於藉田辛巳立文昭皇后寢廟於鄴丁亥朝日于東郊夏四月乙亥行五銖錢甲申初

持八月下當  
紀黃初二年  
魏紀脫日同

營宗廟秋八月夕月於西郊冬十月丙寅治兵於東郊焉耆王遣子入侍十一月立皇后毛氏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二月封后父毛嘉為列侯新城太守孟達反詔

驃騎將軍司馬宣王討之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葉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

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其結親積年家業為之破盡葉奴嘗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彼恩久皆許諾時嘗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眾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眾入悉驚謂他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他他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他生達少入蜀其處蜀事迹在劉封傳魏略曰達以廷康元年率部曲四千餘家歸魏文帝時初即王位既宿知有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蓋欽達適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商而歸周百里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鵬夷以蠅蛭王遵謙逆順以去就皆審興廢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故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勳問卿姿度純茂器量優絕當騁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歡心從之昔虞卿入趙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觀參乘孤今於卿情過於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遺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以是弛罔濶禁與世無疑任官空虛初無資任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續紛道路以親駭疎也若卿欲來相見且當先安部曲有所係固然後徐徐輕騎來東達既至譙述見開雅才辯過人眾莫不屬目又王近出乘小輦執達手撫其背戲之曰卿得無為劉備刺客邪遂與同載又加拜散騎常侍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時眾臣或以為待之太猥又不宜委以方任王聞之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高箭射蒿中耳達既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善及文帝崩時桓尚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場心自不安諸葛亮聞

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可  
馬官王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勤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千寶晉紀曰達初入新城登白雲寨歎曰  
劉封申耽據金城 千軍而失之矣

二年春正月宣王攻破新城斬達傳其首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納軍達被圍旬有六日

而敗焚其首于洛陽四達之將分新城之上庸武靈巫縣為上庸郡錫縣為錫郡蜀大

將諸葛亮寇邊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吏民叛應亮魏書曰是時朝臣本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

固今者自來既合兵書致人之術且亮貪三郡知進而不遣大將軍曹真都督關右

並進兵右將軍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亮敗走三郡平丁未行

幸長安魏略載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曰劉備背恩自竄巴蜀諸葛亮棄父母之國阿殘賊之黨神人被毒惡積身滅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內貪專擅之實劉升之兄弟守空

城而已亮又侮易益土虐用其民是以利狼害渠高定青羌莫不九解為亮仇敵而亮反裝負薪

裏盡毛彈則趾適屢刻肌傷骨反更誦說自以為能行兵於井底游步於牛蹄自朕即位三皇無

事猶哀憐天下數遭兵革且欲養四海之蒼生後生之孤幼先移厥於禮樂次講武於農桑置

亮畫外未以為虞而亮懷李熊愚勇之智不思刑那度德之威驅略吏民盜利祁山王師方振膽

破氣奪馬還高祥望旗奔敗虎臣逐北蹈尸涉血亮也小子震驚朕師流涕前驅思長驅朕惟

率土莫非王臣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不欲使千室之邑忠信貞良與夫淫昏之黨其受塗炭故先

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亂邦巴蜀將夏四月丁酉還洛陽宮魏略曰是時諺言云

吏士民諸為亮所劫迫公卿已下皆聽東兵

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太后群公盡懼及帝還皆私察顏色下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將何所推 赦繫囚非殊死以下乙巳

論討亮功封爵增邑各有差五月大旱六月詔曰尊儒貴學王教

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

侍中常侍者申救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

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庚子大

司馬曹休薨冬十月詔公卿近臣舉良將各一人十一月司徒王

朗薨十二月諸葛亮圍陳倉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拒之魏略曰先是使將軍郝昭築陳

倉城會亮至圍昭不能拔昭守道太原人為入雄壯少入軍為部曲督數有戰功為雜號將軍

遂鎮守河西十餘年民夷畏服亮圍陳倉使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遂說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

宋刻一本無坐字

通鑑同

南監本冊

攻戰具又知厚葬無益於死者也汝必斂以時服且人生有處所耳死復何在耶今去本墓遠東西南北在汝而已遼東太守公孫恭兄子淵

劫奪恭位遂以淵領遼東太守

三年夏四月元城王禮薨六月癸卯繁陽王穆薨戊申追尊高祖

太長秋曰高皇帝夫人吳氏曰高皇后秋七月詔曰禮皇后無嗣

擇建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

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

秦或誤時朝既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敘昭穆於

前殿竝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

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

宋國非度譏在華元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

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

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

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

觀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臨聽之初洛陽

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十一月廟始成使太常韓暨持節迎高皇

帝太皇帝武帝文帝神主於鄴十二月己丑至奉安神主於廟臣松

黃初四年有司奏立二廟太皇帝大長秋與文帝之高祖共一廟特立武帝廟百世不毀今此無 氏王高祖神主蓋以親盡毀也此則魏初唯立親廟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孫盛

四年春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兵亂以來經學廢絕

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

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

本者皆罷退之戊子詔太傅三公以文帝典論刻石立於廟門之

外癸巳以大將軍曹真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司馬宣王為大將軍

御覽

與其追尊  
曹騰自實  
其養關乞  
養不如至  
殺於禮矣  
此自為殿  
不能生子  
所以加隆  
西漢之親  
為後人勸  
與下七月  
詔書連類  
而現可以  
其情矣

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夏四月太傅鍾繇薨六月戊子太  
皇太后崩丙申省上庸郡秋七月武宣卞后祔葬于高陵詔大司  
馬曹真大將軍司馬宣王伐蜀八月辛巳行東巡遣使者以特牛

祠中嶽

魏書曰行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臣松之按漢紀章  
帝元和三年詔高邑縣祠卽位壇五成陌比臘祠門戶此雖前代已行故事然為壇  
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于上帝而致祀于虛壇求之美典未詳所據乙未幸許昌宮九月大雨伊洛河漢水溢

詔真等班師冬十月乙卯行還洛陽宮庚申令罪非殊死聽贖各  
有差十一月太白犯歲星十二月辛未改葬文昭甄后於朝陽陵  
丙寅詔公卿舉賢良

五年春正月帝耕于藉田三月大司馬曹真薨諸葛亮寇天水詔  
大將軍司馬宣王拒之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夏四  
月鮮卑附義王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丁零大人兒禪詣幽州貢名  
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秋七月丙子以亮退走封爵增位各有差

魏書曰初亮出議者以為亮軍無輜重糧必不繼不擊自破無為勞兵或欲自擊上即生台生  
麥以奪賊食帝皆不從前後遣兵增官王軍又敕使護麥宣王與亮相持賴得此麥以為糧

酉皇子殷生大赦八月詔曰古者諸侯朝聘所以敦睦親親協和  
萬國也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  
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悠悠之懷能不  
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後有少主母后在  
宮者自如先帝令申明著于令冬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戊  
戌晦日有蝕之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戊午太尉華歆薨  
六年春二月詔曰古之帝王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詩不云  
予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秦漢繼周或彊或弱俱失厥中大魏創業  
諸王開國隨時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為後法也其改封諸侯  
王皆以郡為國三月癸酉行東巡所過存問高年鰥寡孤獨賜穀  
帛乙亥月犯軒轅大星夏四月壬寅行幸許昌宮甲子初進新果

于廟五月皇子殷薨追封諡安平哀王秋七月以衛尉董昭為司徒九月行幸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冬十月殄夷將軍田豫帥眾討吳將周賀於成山殺賀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庚寅陳思王植薨十二月行還許昌宮青龍元年春正月甲申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丁酉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為龍波賜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無出今年租賦三月甲子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夏五月壬申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魏書載詔曰昔先王之禮於功臣存則顯其爵祿沒則祭於大廟故漢氏功臣祀於廟庭大魏元功之臣功勳優著終始休明者其皆依禮祀之於是以太惇等配饗之戊寅北海王蕤薨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丁酉改封宗室女非諸王女皆為邑主詔諸郡國山川不在祠典者勿祠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係塞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大人軻比能私通并州刺史畢

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帝省表曰步度根以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為一何所威鎮乎促勅軌以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以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二將沒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虜乃走漠北秋九月安定係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姿職等叛司馬宣王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人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

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獻帝傳曰朗父各宜祿為呂布使請術術妻以漢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圍關羽屢請於太祖求以杜氏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見之乃自納之宜祿歸降以為銜長及劉備走小沛張飛隨之過謂宜祿曰人取汝妻而為之長乃出也若其邪隨我去乎宜祿從之數里備欲還飛殺之朗隨母氏畜于公宮太祖甚愛之每坐席謂賓客曰世有人愛假子如孤者乎魏略曰朗遊遨諸侯間歷武文之世而無尤也及明帝即位授以內官為驍騎將軍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數加賞賜為起大第於京城中四方雖知朗無能為益猶以附近至尊多賂遺之富約公侯世語曰朗子秀勁

厲能直言為晉武帝博士魏略以朗與孔桂俱在佞倖篇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數為將軍楊秋使詣太祖太祖表拜騎都尉桂性便辟曉博奕踰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喜樂之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人多饋遺桂由此候服至食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其後桂見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臨菑侯因更親附臨菑侯而簡於五官將將其銜之及太祖崩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黃初元年隨劉轉拜附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貨賂許為人事事發有詔收問遂殺之魚豢曰為上者不虛受處下者不虛受然後外無代相之歎內無尸素之刺雖熙之美著太平之律顯矣而佞倖之徒但始息人上至乃無德而禁無功而祿如是焉得不使中正日曠頤邪滋多乎以武皇帝之慎賞明皇帝之持法而猶有若此等人而十二月公孫淵斬送孫權所遣使張彌許晏以淵為大

司馬樂浪公

世語曰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光後小妻明友妻光前妻女博物志曰時京邑有一

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吏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概為之儉傳子曰時太原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將出與語生人也送之京師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冢上樹木可三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於地中邪將一朝歎生

二年春二月乙未太白犯

感癸酉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于令三月庚寅山陽公薨

帝素服發哀遣使持節典

護喪事已酉大赦夏四月大疫崇華殿

災丙寅詔有司以太牢告

祠文帝廟追諡山陽公為漢孝獻皇帝

葬以漢禮

獻帝傳曰帝變服率群臣哭之使使持節行司徒太常和洽平祭又使持節行大

功者以為禪代乃大聖之懿事也山陽公深識天祿永終之運禪位文皇帝以順天命先帝命公

行漢正朔郊天祀祖以天子之禮言事不稱臣此舜事堯之義也昔放勳如落四海如喪考妣還

審八音明喪葬之禮同於王者也今有司奏喪禮比諸侯王此豈古之遺制而先帝之至意哉今

諡公漢季獻皇帝使太尉具以太牢告祠文帝廟曰叡聞夫禮也者及本修古不忘厥初是以

先代之君尊尊親親咸有尚焉今山陽公寢疾棄國有司建言喪紀之禮視諸侯王敬惟山陽公

昔知天命永終於已深觀歷數久在聖躬傳禪位尊我民主斯乃陶唐懿德之事也黃初受終

命公于國行漢正朔郊天祀祖禮樂制度率乃漢舊斯亦舜禹明堂之義也上考遂初皇極攸建

允熙克讓莫測于茲蓋子以繼志嗣訓為君臣以配命欽述為忠故詩稱匪棘其猶聿追來季書

曰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效敢不奉承徽典以昭皇考之神靈今追諡山陽公曰獻皇帝則贈

璽綬命司徒司空持節弔祭護喪光祿大鴻臚為副將作大匠復土將軍營成陵墓及置百官群

吏車旗服章喪葬禮儀一如漢氏故事喪葬所供群官之費皆仰大司農立其後嗣為山陽公以

通三統永為魏肩於是贈冊曰嗚呼昔皇天降戾于漢俾逆臣董卓播厥凶虐焚滅京都劫遷大

九從南 監本 未從南 監本 本作高



置園邑葬之日帝制錫衰弁經哭之  
慟適孫桂氏鄉侯康嗣立為山陽公是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

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  
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

道也魏氏春 伏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中惻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節奉  
詔勸宣王及軍吏已下乃止宣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  
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  
啖食不過數升王曰亮體羸矣其能久乎五月太白晝見孫權入居巢湖口向

合肥新城又遣將陸議孫韶各將萬餘人入淮沔六月征東將軍  
滿寵進軍拒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

兵縣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  
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勅

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壬寅帝親御龍  
舟東征權攻新城將軍張穎等拒守力戰帝軍未至數百里權遁

走議韶等亦退群臣以為大將軍方與諸葛亮相持未解車駕可  
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將軍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幸

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八月己未大曜兵饗六軍遣使者持  
節犒勞合肥壽春諸軍辛巳行還許昌宮司馬宣王與亮相持連

圍積日亮數挑戰宣王堅壁不應會亮卒其軍退還冬十月乙丑  
月犯鎮星及軒轅戊寅月犯太白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南來隱

隱有聲搖動屋瓦十二月詔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三年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太尉己亥復置朔方郡

京都大疫丁巳皇太后崩乙亥隕石于壽光縣三月庚寅葬文德  
郭后營陵於首陽陵澗西如終制顧愷之啓蒙注曰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  
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

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是時大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築總章觀  
百姓失農時直臣楊阜高堂隆等各數切諫雖不能聽常優容之

魏略曰是年起太極殿築總章觀高十餘丈建翔鳳于其上又於芳林園中起陂池楫擢越歌  
又于列殿之北立八坊諸才人以次序處其中貴人夫人以上轉南附焉其秩石疑百官之數帝

守推至  
不常  
上脫二  
守  
守推至  
不常  
上脫二  
守

馬均杜夔  
傳中作鈞

常游宴在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書可自貴人以下  
出使博士馬均作司南車水轉百戲歲首建巨獸魚龍曼延弄馬倒騎備如漢西京之制築閭闔  
諸門闕外樂懸太子舍人張茂以吳蜀數勳諸將出征而帝盛興宮室留意於玩飾賜與無度帑  
藏空竭又錄奪士女而巳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既聽以生日自贖又簡選其有姿色者內之  
掖庭乃上書諫曰臣伏見詔書諸士女嫁非士者一切錄奪以配戰士斯誠權時之宜然非大化  
之善者也臣請論之陛下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之子也禮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所以殊貴  
卑也吏賜君子士為小人今使彼以與此亦無以異于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  
賜得以此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費膏買生口以贖  
其妻縣官以配十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有懼心而失妻者必有  
憂色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歡心者豈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千萬人  
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宮庭非員無錄之女椒房母后之  
家賞賜橫興內外交引其費半軍昔漢武帝好神仙信方士掘地為海封土為山賴是時天下為  
一莫敢與爭者其自哀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每一交戰血流丹野剝膚號痛之  
聲于今未已猶恐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兢兢業業念崇節約思所以安天下者而乃奢靡是  
後中尚方純作此弄之物炫耀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讐之心矣惜  
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願陛下沛然下詔萬機之事有無益而  
有損者悉除去之以所除無益之費厚賜將士父母妻子之饑寒者問民所疾而除其所惡實倉  
廩繕甲兵恪恭以臨天下如是吳賊面縛蜀虜輿櫬不待誅而自服太平之路可計日而待也陛  
下可無勞神思于海表軍師高枕戰士備員今群公皆結舌而臣所以不敢不獻警言者臣昔上  
要言散騎奏臣言以聽諫篇為善詔曰是也擢臣為太子舍人且臣作書譏為人臣不能諫諍今  
有可諫之事而臣不諫此為作書虛妄而不能言也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  
身冒昧以聞惟陛下裁察書通上願左右曰張茂  
侍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巳茂字彥休沛人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八月庚

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丁巳行還洛陽宮命有司復崇華殿

改名九龍殿冬十月巳酉中山王袞薨壬申太白晝見十一月丁

酉行幸許昌宮魏氏春秋曰是歲張掖郡刪丹縣金山玄川溢涌壅石負圖狀象靈龜

騎之其一羈絆其力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開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璜一麒麟在東鳳鳥在

南白虎在兩傍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色皆蒼白其南有玉字以上上三天王又曰連大金大

討曹金但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書此馬甲實連水凡中字六金字十又有若八

卦及列宿李基之象為世語曰又有一雜象搜神記曰初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

於建安形或黃初文備于太和周圖七尋中高一似蒼梧之象馬麟皇仙人之象粲然

咸著此一事其為代興之符也至晉泰始三年張掖太守焦勝上言以留都本國圖校今石文

文字多少不同謹具圖上按其文有五馬象其一有人平上轎執戟而乘之其一有若馬形而不

成其字有金行中有大司馬有王有王有正有開壽其一成行曰金當取之漢晉春秋曰氏  
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漏溢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之為十  
三馬一牛一鳥八卦玉玦之象皆隆起其文曰大討曹適水中甲寅帝惡其討也使  
鑿去為計以蒼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焉

鑿討為計

馬有七其宜  
景文武惠懷  
慈之祥乎

王肅為祭  
酒

四年春二月太白復晝見月犯太白又犯軒轅一星入太微而出

夏四月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五月乙卯司徒董昭薨丁

巳肅慎氏獻楛矢六月壬申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

以搜神  
記觀之  
大吉  
大馬  
疑作大  
司馬立  
疑作正  
之冊府  
作文

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  
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衆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  
除息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蔽獄一歲之中尚過數  
百豈朕訓導不醇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  
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以報斷非所以究理  
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以定非謀反及手  
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  
之其布告天下使明朕意秋七月高句驪王宮斬送孫權使胡衛  
等首詣幽州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冬十月己卯行還洛陽宮甲  
申有星孛于大辰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宮者  
天紀星十二月癸巳司空陳群薨乙未行幸許昌宮  
景初元年春正月壬辰山社縣言黃龍見在音什於是在音什有司奏以爲

魏得地統宜以建丑之月爲正三月定歷改年爲孟夏四月魏書曰

景初歷尚書  
即楊偉所造  
事詳宋書歷  
志曹爽有參  
軍楊偉疑即  
斯人宋書又  
載黃初中太  
史丞韓翊嘗  
造黃初歷時  
陳羣爲尚書  
令奏以是非  
得失當以一  
年決之今注  
家子厚傳遺  
之楊偉曆施  
用暨于晉宋  
而名字翳然  
亦採撮之闕  
畧也

帝即位以受禪于漢因循漢正朔弗改帝在東宮著論以爲五帝三王雖同氣共祖禮不相襲正  
朔自宜改變以明受命之運及即位優游者久之史官復著言宜改乃詔三公侍進九卿中郎將  
大夫博士議郎十石六百石博議議者或不同帝據古典甲子詔曰夫大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  
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故仲尼作春秋于三微之月每月辨玉以明三正迭相  
爲首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正之月爲正月考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  
之群藝厥義章矣其改青龍五年三月爲景初元年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  
乘黑首白馬建大赤之旅朝會建大白之旗臣松之按魏爲土行故服色尚黃行殷之時以建丑爲正故犧  
牲旂旗一用殷禮禮記云夏后氏尚黑故戎車乘騶牲用玄殷人尚白戎事乘騶牲用白周人尚  
赤戎事乘騶牲用騶鄭玄云夏后氏以建寅爲正物生色黑然以建丑爲正物牙色白周以建子  
爲正物萌色赤輸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則禮中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  
周以正色之旗以朝先代之旗即戎今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以朝大赤即戎改大  
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  
迎氣祈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  
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五月己巳行還洛陽宮己丑大赦  
六月戊申京都地震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爲司徒尚書左僕射衛  
臻爲司空丁未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上庸郡省錫

稱正南  
監本作  
稱王

郡以錫縣屬魏興郡有司奏武皇帝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樂用武始之舞文皇帝應天受命為魏高祖樂用咸熙之舞帝制作興治烈祖樂用章武之舞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

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秋七月丁卯司徒陳矯薨孫權遣將朱

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荊州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初權遣使

浮海與高句驪通欲襲遼東遣幽州刺史毋丘儉率諸軍及鮮卑

烏丸屯遼東南界璽書徵公孫淵淵發兵反儉進軍討之會連雨

十日遼水大漲詔儉引軍還右北平烏丸單于寇婁敦遼西烏丸

都督王護留等居遼東率部眾隨儉內附己卯詔遼東將吏士民

為淵所脅略不得降者一切赦之辛卯太白晝見淵自儉還遂自

立為燕王置百官稱紹漢元年詔青兗幽冀四州大作海船九月

竟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產者在

所開倉賑救之庚辰皇后毛氏卒冬十月丁未月犯熒惑癸丑葬

悼毛后於愍陵乙卯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園丘魏書載詔曰蓋帝王受命

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承繼

廢無禘祀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園丘以始祖帝舜配

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

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

丁巳分襄陽臨沮宜城於陽即巴音其四縣置襄陽南部都尉已未

有司奏文昭皇后立廟京都分襄陽郡之都葉縣屬義陽郡魏略曰

長安諸鐘簠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

坐于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

使公卿群僚皆負土成山樹松竹雜木善草于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漢晉春秋曰帝徒盤

平叔景福殿  
賦云建凌雲  
之層盤凌虛  
也  
金狄泣者  
死魏亡之妖

洞之靈沼清  
露潔、漆水  
植以芳草以此  
書恭記是親  
人又自作承露  
仙人掌也李善  
注凌雲層盤  
名蓋魏有凌雲  
臺有凌雲  
臺。事南監  
本作是宋無

孔明沒而軍  
幾亂類考置  
副之議蓋先  
謀也

其占與王莽  
地皇三年有  
星孛于張同  
天將除曹氏  
矣

下春秋方剛。心專雷震。今陛下既尊群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于小人。而使穿  
方舉土。面目垢異。沾履塗足。衣冠了鳥。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  
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故有君不君。臣不臣。上下不通。心懷鬱結。使陰陽不和。災害屢降。凶  
惡之徒。因間而起。誰當為陛下盡言事者乎。又誰當千萬乘以死為戲乎。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  
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  
將奏沐浴。既通。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後為具丘令。清省得民心。

二年春正月。詔太尉司馬宣王帥眾討遼東。于寶晉紀曰。帝問宣王。度淵將  
何計。以待若宣王對曰。淵棄城

預走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為成禽耳。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習審  
量。彼我乃預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縣遠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後守也。帝曰。往還  
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魏名臣奏。敬散騎常侍何  
曾表曰。臣聞先王制法。必于全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假輔。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  
副。臨敵交刃。則參御右。蓋以盡謀思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存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預。  
則手足相代。其為固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  
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懿奉辭。冰罪步騎數萬。道路迴阻。四十餘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潛  
遁。潛散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今北邊諸將。及懿所督。皆為僚屬。各位不  
殊。素無定分。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戒。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若盛其禮秩。遣  
諸懿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災。軍中自有備。則無患矣。毋自儉志。記云。時以儉為  
宣王副也。

二月癸卯。以大中大夫韓暨為司徒。癸丑。月犯心。距星又犯心。  
中央大星。夏四月庚子。司徒韓暨薨。壬寅。分沛國蕭相竹邑符離  
蕪銓龍亢山桑浚虹。浚音胡交。反虹音絳。十縣為汝陰郡。宋縣陳郡苦縣皆屬。

譙郡以沛杼秋公丘彭城豐國廣戚并五縣為沛王國。庚戌。大赦。  
五月乙亥。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魏書載戊子詔曰。昔漢高祖創業。尤武  
中興。謀除殘暴。功昭四海。而墳陵崩頹。

童兒牧豎。踐踏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伏之意也。  
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採。  
六月。省漁陽郡之狐奴縣。復置。

安樂縣。秋八月。燒當羌王芒中。注請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討。

斬注詣首。癸丑。有彗星。見張宿。漢晉春秋曰。史官言于帝曰。此周之分野也。洛邑  
惡之。于是大修禳禱之術。以厭焉。魏書曰。九月

傳淵首于京都。海東諸郡。平冬十一月。錄討淵功。太尉宣王以下  
增邑封爵。各有差。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  
四萬兵多。役費難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  
稍計役費。遂以四萬人行。及宣王至遼東。霖雨不得時。攻群臣或  
以為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

以爲淵未可卒破。宜詔宣王還。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擒淵可計。

于從南  
監本  
秉御覽  
作發

大宋  
作太

後漢書  
中多有  
作致者

日待也卒皆如所策壬午以司空衛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  
司空閏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十二月乙丑帝寢疾不豫辛巳立皇  
后使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穀以燕王宇為大將軍甲申  
免以武衛將軍曹爽代之漢晉春秋曰帝以燕王宇為大將軍使與領軍將軍夏侯  
政中書監劉放令孫資久專權寵為助等素所不善懼有後害因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  
有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曹肇有所議未還而帝少問惟曹爽獨在放知之呼資與謀資曰不  
可動也放曰俱入鼎鑊何不可之有乃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氣微若有不諫將以天下付誰帝  
曰卿不問用燕王邪放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而曹肇秦朗等便與才  
人侍疾者言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入此即堅刃趙高也今皇太子幼弱未能統政外有強  
暴之寇內有勞怨之民陛下不遠慮存亡而近係恩舊委祖宗之業付二三凡士寢疾數日內外  
擁隔社稷危殆而已不知此臣等所以痛心也帝得放言大怒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代宇又  
白宜詔司馬宣王使相參帝從之放資出曹肇入涕泣固諫帝使策勅傳肇出戶放資趨而往復  
說止帝帝又從其言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即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于是宇肇獻期相與泣而歸第初青龍三  
年中壽春農民棄自言為天神所下命為登女當營衛帝室蠲邪  
納福飲人以水及以洗瘡或多愈者於是立館後宮下詔稱揚甚  
見優寵及帝疾飲水無驗於是殺焉

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還至河內帝驛馬召到引入臥內執

手謂曰吾疾甚以後事屬君君其與爽輔少子吾得見君無所

恨宣王頓首流涕魏略曰帝既從劉放計召司馬宣王自力為詔既封頓呼宮中常厥給  
使者曰碎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碎邪馳去先是燕王為帝畫計  
以為關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從河內西還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詔斯須復得後手筆疑京師有  
變乃馳到入見帝勞問訖乃召齊秦二王以示宣王別指齊王謂宣王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  
也又教齊王令前抱宣王頸魏氏春秋曰時太子芳年八歲秦王九歲在于御側帝執宣王  
手曰太子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與爽輔此宣王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即

日帝崩于嘉福殿魏書曰崩于  
九龍前殿時年三十六臣松之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  
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  
此年正月癸亥三十四年正月改正朔以故年十二  
月為今年正月可彌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癸丑葬高平陵魏書曰帝容止可觀望  
之嚴然自在東宮不交  
朝臣不問政事唯潛思書籍而已即位之後褒禮大臣料簡功能真偽不得相贊務絕浮華諸毀  
之端行師勳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溫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  
及其父兄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舍垢藏疾容受直言聽受吏民士庶上書一月之中至數十  
百封雖文辭鄙陋猶覽省究竟意無厭倦孫盛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  
少言而沉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  
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  
無備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此不獨免于文德之讓亦萬古誠德潛即正法也潛思書  
悲夫籍事其遠者夫者而不徒用資文深則才識開益不待接人臨事胸中自有權衡

評曰明帝沉毅斷識任心而行蓋有君人之至槩焉于時百姓彫

得南  
本作許  
宋本作

獎四海分崩不先聿修顯祖闡拓洪基而據追秦皇漢武宮館是  
之遠猷其殆疾乎

魏書四

三國志四

三少帝紀第四

齊王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王及秦王詢宮省事祕莫有知其

所由來者

魏氏春秋曰或云任城王楷子

青龍三年立為齊王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朔

帝病甚乃立為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大

將軍曹爽太尉司馬宣王輔政詔曰朕以眇身繼承洪業熒熒在

疚靡所控告大將軍太尉奉受末命夾輔朕躬司徒司空冢宰元

輔總率百寮以寧社稷其與群卿大夫勉勗乃心稱朕意焉諸所

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官奴婢六十已上免為良人二月

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

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傅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為軍衣嘗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汗之為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熒熒赫然如燒也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亦焉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

按列子湯問  
篇謂皇于以  
為無此物傳  
之者安蕭淋  
曰皇于果於  
自信果于証  
理我以此文  
之多識豈未  
讀此乃若論  
以明其不然耶

生于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氣則其鳥獸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  
經至魏初時人疑其無有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舍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  
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承  
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於是刊滅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至洛陽  
歷觀舊物見典論石在太學尚存而廟門外無之問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于  
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不然又東方朔神異記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  
其中皆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  
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續其毛織以為布

晉初受  
禪即用

正始元年春二月乙丑加侍中中書監劉放侍中中書令孫資為  
左右光祿大夫丙戌以遼東汶北豐縣民流徙渡海規齊郡之西  
安臨菑昌國縣界為新汶南豐縣以居流民自去冬十二月至此  
月不雨丙寅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群公卿士讜言嘉謀  
各悉乃心夏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秋七月詔曰易稱損上益下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方今百姓不足而御府多作金銀雜物  
將奚以為今出黃金銀物百五十種千八百餘斤銷冶以供軍用  
八月車駕巡省洛陽界秋稼賜高年力田各有差  
二年春二月帝初通論語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以顏淵  
配夏五月吳將朱然等圍襄陽之樊城太傅司馬宣王率眾拒之

齊郡界以故縱城為新沓縣以居徙民秋七月上始親臨朝聽公  
卿奏事八月大赦冬十月以鎮南將軍黃權為車騎將軍十二月  
詔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棄背天下臣子永惟忌日之哀其復用  
夏正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禮制所由變改也又夏正於數  
為得天正其以建寅之月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為後十二  
月



千... 紀曰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五萬人圍樊城諸葛瑾步騭寇祖中琮已破走而樊圍  
急宣王曰相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議者咸  
言賊遠國樊城不可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宣王曰軍志有之將能而御  
之此為庸軍不能而任之此為覆軍今將場騷動民心疑惑是計穰之大憂也六月督諸軍南征  
車駕送津陽城門外宣王以南方暑濕不宜持久使輕騎挑之然不敢動于是乃令諸軍  
休息洗沐簡精銳募先登申號令不必攻之勢然等則之乃夜遁追至三州口大殺獲  
六月

辛丑退已卯以征東將軍王凌為車騎將軍冬十二月南安郡地

震

三年春正月東平王徽薨三月太尉滿寵薨秋七月甲申南安郡

地震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冬十二月魏郡地震

四年春正月帝加元服賜群臣各有差夏四月乙卯立皇后甄氏

大赦五月朔日有食之既秋七月詔祀故大司馬曹真曹休征南

大將軍夏侯尚太常桓階司空陳群太傅鍾繇車騎將軍張郃左

將軍徐晃前將軍張遼右將軍樂進太尉華歆司徒王朗驃騎將

軍曹洪征西將軍夏侯淵後將軍朱靈文聘執金吾臧霸破虜將

軍李典立義將軍龐德武猛校尉典韋於太祖廟庭冬十二月

國女王倂彌呼遣使奉獻

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夏四月朔日有蝕之五月

癸巳講尚書經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賜太

傅大將軍及侍講者各有差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秋八月秦

王詢薨九月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冬十一月

癸卯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庭臣松之以為故魏氏配饗不及荀或蓋以其末年異議又位非魏臣故也至於

復秦國為京兆郡十二月司空崔林薨升程昱而遺郭嘉先鍾繇而後荀攸則未詳厥趣也徐佗謀逆而許褚心動忠誠之至遠同於日磾且潼關之危非褚不濟褚之功烈有過典韋今祀韋而不及褚又所未達也

六年春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丙子以驃騎將軍趙儼為司空夏

六月儼薨八月丁卯以太常高柔為司空癸巳以左光祿大夫劉

放為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孫資為衛將軍冬十一月祫祭太祖

按遺郭嘉亦以非親目也至景元三年復祀嘉蓋司馬氏以厲其党錄宋本作獨祀韋者加之死事也

六字南監本作四元本鑑同

安漢先生云即此一端亦可為文若昭雪

廟始祀前所論佐命臣二十一人十二月辛亥詔故司徒王朗所作易傳令學者得以課試乙亥詔曰明日大會群臣其令太傅乘輿上殿

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貊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秋八月戊申詔曰屬到市觀見所

斥賣官奴婢年皆七十或癯疾殘病所謂天民之窮者也且官以其力竭而復鬻之進退無謂其悉遣為良民若有不能自存者郡

縣振給之臣松之案帝初即位有詔官奴婢八十以上免為良人既有此詔則宜遂為永制市此皆事之難解已酉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祠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

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搗捶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歎吾豈安乘

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已後明申勅之冬十二月講禮記通使太常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

安漢先王云蜀人耕涪濱張人安堵而陸議朱然之徒但能鈔殺居民逼敵而退其其其速不相若也

吏萬餘家復河司馬王謂曹爽曰若便令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爽曰今不修守河留民西北非長策也宜王曰不然凡物置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衆之要不可不審設令賊二萬人斷河水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鈔相中若將何以救之爽不聽卒令還然後裴破之袁准言于爽曰吳楚之民脆弱寡能英才大賢不出其土地故量力不足而中國相抗然自世以來常為中國患者蓋以江漢為池舟楫為用利則陸鈔不利則入水攻之道遠中國之長技無所用之也孫權白十數年以來大敗江北結治甲兵精其守禦數出盜竊敢遠涉水陸次平土此中國所願聞也夫用兵者貴以飽待饑以逸擊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少則固力專則疆當今宜捐淮漢以南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央來侵邊境則隨其所短中國之長技無用矣若不敢來則邊境得安無鈔盜之憂矣使我國富兵強修民一陵其國不足為遠矣今襄陽孤在漢南賊循漢而上則斷而不通一戰而勝則不攻而自服故置之無益於國亡之不足為辱自江夏已東淮南諸郡三后已來其所以亡幾何以近賊疆界易鈔掠之故哉若徙之淮北遠絕其間則民人安樂何嗚吠之驚乎遂不徙

八年春二月朔日有蝕之夏五月分河東之汾北十縣為平陽郡

秋七月尚書何晏奏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身者慎其所

習所習正則其身正其身正則不令而行所習不正則其身不正

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是故為人君者所與游必擇正人所觀覽

必察正象放鄭聲而弗聽遠佞人而弗近然後邪心不生而正道

安漢先生云晏之言自可細推曹爽何鄭一案蓋亦甚其惡耳當後而錄其瑕日是非之實未必爾也按史家于平井等既于曹

習鑿齒漢晉春秋曰是年吳將來然入相中斬獲數千粗中民

改當作但事見滿寵傳

其傳中附見  
不能為之平  
反特此秦子  
紀使百世下  
因其言而知  
其人不欲盡  
沒其實子異  
同之口身

此宴字乃衍  
文孔文字元  
備見第十六  
卷注中因近  
下統言晏又  
而記也

萃之殺賢懿  
之殺與皆於  
知其中外彈  
之得起乘之

可弘也季末闇主不知損益斥遠君子引近小人忠良疏遠便辟  
乘狎亂生近暱譬之社鼠考其昏明所積以然故聖賢諄諄以為  
言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可自今以後御幸式乾殿  
及游豫後園皆大臣侍從因從容戲宴兼省文書詢謀政事講論  
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宴又奏曰禮天  
子之宮有斲礮之制無朱丹之飾宜循禮復古今天下已平君臣  
之分明陛下但當不懈于位平公正之心審賞罰以使之可絕後  
園習騎乘馬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晏又咸因闕  
以進規諫

九年春二月衛將軍中書令孫資癸巳驃騎將軍中書監劉放三  
月甲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四月以司空高柔為

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固辭不受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  
為司空冬十月大風發屋折樹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車駕謁高平陵孫盛魏世籍曰高平陵在洛水南大石山去洛城九十里太傅司

馬宣王奏免大將軍曹爽爽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

彥官以侯就第戊戌有司奏收黃門張當付廷尉考實其辭爽與

謀不軌又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舉軌荊州刺史李勝大

司農桓範皆與爽通姦謀夷三族語在爽傳丙午大赦丁未以太

傅司馬宣王為丞相固讓乃止孔衍漢魏春秋曰詔使太常王肅冊命太傅為丞

太傅上書辭讓曰臣親受顧命憂深責重憲賴天威摧斃姦凶贖罪為幸功不足論又三公之官

聖王所制著之典禮至於丞相始自秦政漢氏因之無復變改今三公之官皆備橫復寵臣違越

先典革聖明之經襲秦漢之路雖在異人臣所宜直况當臣身而不固爭四方議者將謂臣何書

十餘上詔乃許之復加九錫之禮大傅又言太祖有大功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  
事非後代之君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夏四月乙丑改年丙子太尉蔣濟薨冬十二月辛卯  
以司空王凌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冬十月以特進孫資為驃騎將軍十一月司空孫禮薨十二月甲辰東海王霖薨乙未征南將軍王昶渡江掩攻吳破之

三年春正月荊州刺史王基新城太守陳泰攻吳破之降者數千口二月置南郡之夷陵縣以居降附三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四月甲申以征南將軍王昶為征南大將軍壬辰大赦丙午聞

太尉王凌謀廢帝立楚王彪太傅司馬宣王東征凌五月甲寅凌自殺六月彪賜死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崩辛未以司空司馬孚為太尉戊寅太傅司馬宣王薨以衛將軍司馬景王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乙未葬懷甄后于太清陵庚子驃騎將軍孫資薨十一月有司奏諸功臣應饗食於太祖廟者更以官為次太傅司馬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撫軍大將軍司馬景王為大將軍二月立皇

后張氏大赦夏五月魚二見於武庫屋上漢晉春秋曰初孫權築東興隄以遏

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

軍毋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太破眾軍於東

關不利而還漢晉春秋曰毋丘儉王昶聞東軍敗各燒屯走朝議欲敗諸將景王曰我

五年夏四月大赦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合肥新城詔太尉司馬

孚拒之漢晉春秋曰是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司馬景王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

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彊或似彊而弱不

泰當作州  
九伯本傳  
其前漢後  
亦當與即  
春平中万  
郭淮為雍  
刺史安得  
基同建破  
之功乎州  
新傳後  
見註城  
除義門

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

陳泰  
作州  
昶傳  
本傳  
改此

胡  
宗

謂我并力于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合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景王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

屯隴西界秋七月恪退還是時張特守新城魏略曰特字子產涿郡人先時領牙門給事

特屯守合肥新城及諸葛恪圍城特遣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

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且而救

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已過半城

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之條名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為信乃投

其印綬而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不攻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明日

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遂引去朝廷嘉之加維統將軍封列侯又遷

安豐太守八月詔曰故中郎西平郭修砥節厲行秉心不回乃者蜀將姜

維寇鈔修郡為所執略往歲偽大將軍費祿驅率群衆陰圖闕關

道經漢壽請會衆賓修於廣坐之中手刃擊祿勇過聶政功逾介

子可謂殺身成仁釋生取義者矣夫追加褒寵所以表揚忠義祚

及後胤所以獎勸將來其追封修為長樂鄉侯食邑千戶諡曰威

侯子襲爵加拜奉車都尉賜銀千鎰絹千匹以光寵存亡永垂來

世焉魏氏春秋曰修字季先素有業行著名西州姜維劫之修不為屈劉禪以為左將軍修欲

刺禪而不得親近每因慶賀且拜且前為禪左右所遇事輒不克故殺禕焉臣松之以

為古之舍生取義者必有理存焉或感恩懷德致命無悔或利害有機奮勇以應會詔所稱聶政

介子是也事非斯類則陷乎妄作矣魏之與蜀雖為敵國非有趙襄滅智之仇燕川危亡之急且

劉禪天下之主費禕中才之相二人存亡固無關於興喪郭修在魏西州之男子耳始獲於禕

不能抗節不辱於魏又無食祿之責不為時上所使而無故覘覘然糜身於非所義無所加功無

所立謂折柳樊圃其狂也且此之謂也自帝即位至於是歲郡國縣道多所貢省俄或還復

不可勝紀

六年春二月己丑鎮東將軍毋丘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

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為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

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為魏國鬼不

求苟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

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四五人的頭面

縛將繞城表勅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知早降像不從其

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刀築其口使不

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為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

異詔曰夫顯爵所以褒元功重賞所以寵烈士整像召募通使越

蹈重圍冒突白刃輕身守信不幸見獲抗節彌厲揚六軍之大勢

安城守之懼心臨難不顧畢志傳命昔解楊執楚有隕無貳齊路

中大夫以死成命方之整像所不能加今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

除士名使子襲爵如部曲將死事科庚戌中書令李豐與皇后父

光祿大夫張緝等謀廢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諸

所連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廢皇后張氏夏四月立皇后王

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車都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祿大夫位特

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

皇太后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

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栗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不

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略許允此年春與李豐事相

連豐既誅即出允為鎮北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維樂浪追殺之允此秋不得故為鎮軍而建此謀甲戌太后令曰皇帝昔春秋

已長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德日延倡優縱其醜謔迎六宮

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敘亂男女之節恭孝日虧悖傲滋甚不

可以承天緒奉宗廟使兼太尉高柔奉策用一元大武告於宗廟

遣芳歸藩于齊以避皇位魏書曰景王承皇太后令詔公卿中朝大臣會議群

曰昔伊尹放太甲以避賢者光武崩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之行于古明公當之

于今今日之事亦唯公命景王曰諸君所以尊師者重師安所避之於是乃與群臣共為奏承寧

行征西安東將軍新成侯臣昭光祿大夫關內侯臣邕太常臣晏衛尉昌邑侯臣偉太僕臣疑廷

尉定陵侯臣繁大鴻臚臣之太司農臣祥少府臣褒永寧衛尉臣禎永寧太僕臣闕大長秋臣模

司隸校尉頴昌侯臣曾河南尹蘭陵侯臣肅城門校尉臣慮中護軍永安亭侯臣望武衛將軍安

壽亭侯臣演中堅將軍平原侯臣德中壘將軍昌武亭侯臣廙屯騎校尉關內侯臣陔步兵校尉

臨晉侯臣建射擊校尉安陽鄉侯臣溫越騎校尉睢陽侯臣初長水校尉關內侯臣超侍中臣小

同臣頴臣鄴博平侯臣表侍中中書監安陽亭侯臣誕散騎常侍臣瓌臣儀關內侯臣芝尚書僕

射光祿大夫高樂亭侯臣毓尚書關內侯陳觀臣淑長合鄉侯臣亮臣贊臣騫中書令臣康御史

合皇帝即位纂繼洪業春秋已長未親萬機耽淫內寵沈漫女色廢指講學棄辱儒士日延小優  
郭懷表信等於建始芙蓉殿前裸祖游戲使與係林女尚等為亂親將後宮瞻觀又于廣望觀上  
使懷信等於觀下作遼東妖婦嬉褻過度道路行人掩目帝於觀上以為譙笑於陵雲臺曲中施  
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出觀呼懷信使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係林  
李華劉勳等與懷信等戲請商令孤景呵華勳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華勳數

漢景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志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將妃后  
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帝言我作天子不  
得自在耶太后何與我事使人燒鐵灼景身體皆爛孰后崩後帝欲立王貴人為皇后太后更欲  
外求帝志語景等魏家前後立皇后皆從所愛耳太后必違我意知我當往不也後卒待張皇后  
疏薄太后遺合陽君喪帝日在後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麗熙諫帝皇太后至  
今遺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教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皇太后還  
北宮殿張美人及器婦帝志望語景等太后橫殺我所寵愛此無復母子恩數往至故處啼哭私  
使暴至厚殯棺不令太后知也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帝至後園竹間戲或與從  
官攜手共行熙白從官不宜與至尊相提挈帝怒復以彈彈熙日游後園每有外文書入帝不省  
左右曰出帝亦不索視太后令帝常在式乾殿上講學不欲使行來帝徑去太后來問輒詐令黃  
門答言在耳景熙等與恐不敢復上更共諂媚帝肆行昏淫敗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恭季彌頽  
凶德度盛臣等憂懼傾覆天下危墜社稷雖殺身斃命不足以塞責今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  
漢霍光故事收帝璽綬帝本以齊王踐祚宜歸藩於齊使司是日遷居別宮年二十  
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臣謹昧死以聞奏可

### 三使者持節送衛營齊王宮於河內重門制度皆如藩國之禮

魏略曰景王將廢帝遣郭芝入白太后太后與帝對坐芝謂帝曰人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帝乃  
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致今人將軍意已決又勸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  
何言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  
璽綬著坐側芝出報景王景王甚歡又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帝受命遂載王車與太  
后別垂涕始從太極殿南出群臣送者數十人太尉司馬乎悲不自勝餘多流涕王出後景王又  
使使者請璽綬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為高貴  
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景王乃更召群臣以  
皇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是時太常已發二日待璽綬于溫室定又請璽綬太后令曰我

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丁丑令曰東海王霖高祖文皇帝之子霖之諸

### 子與國至親高貴鄉公髦有大成之量其以為明皇帝嗣

魏書曰景王復與群臣共奏永寧宮曰臣等聞人道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禮大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為人後者為  
之子也東海定王子高貴鄉公文皇帝之孫宜承正統以嗣烈祖明皇帝後率上有賴萬邦幸甚  
臣請徵公詣洛陽宮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襄尚書亮侍中表等奉  
法駕迎公於元城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陽縣公年四十三泰始十年薨諡曰厲公

### 高貴鄉公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郟

### 縣高貴鄉公少好學風成齊王廢公卿議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

### 於玄武館群臣奏請舍前殿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群臣又請

### 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於洛陽群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

### 將荅拜僨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荅拜至立車門下輿

### 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知所為遂步至太極東

### 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

魏氏春秋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

一公神明爽儁德音宣朗罷朝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曰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

應天受祚齊王嗣位肆行非度顛覆厥德皇太后深惟社稷之重  
延納宰輔之謀用替厥位集大命於余一人以眇眇之身託於王  
公之上夙夜祗畏不能嗣守祖宗之大訓恢中興之弘業戰戰  
兢兢如臨于谷今群公卿士股肱之輔四方征鎮宣力之佐皆積  
德累功忠勤帝室庶憑先祖先父有德之臣左右小子用保乂皇  
家俾朕蒙闇垂拱而治蓋聞人君之道德厚侔天地潤澤施四海  
先之以慈愛示之以好惡然後教化行於上兆民聽於下朕雖不  
德昧於大道思與宇內共臻茲路書不云乎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赦改元減乘輿服御後宮用度及罷尚方御府百工技巧靡麗  
無益之物

正元元年冬十月壬辰遣侍中持節分適四方觀風俗勞士民察  
冤枉失職者癸巳假大將軍司馬景王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

封爵增邑進位班賜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  
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閏月己亥破欽於樂嘉

欽遁走遂奔吳甲辰安風淮津都尉斬儉傳首京都

諸葛誕為鎮東大將軍司馬景王薨於許昌二月丁巳以衛將軍

司馬文王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甲子吳大將孫峻等眾號十萬至

壽春諸葛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軍留贊獻捷于京都三月立皇  
后卞氏大赦夏四月甲寅封后父卞隆為列侯甲戌以征南大將

當作辰乙丑  
之中不容  
定是戊  
五月乙亥  
誕反趙三  
即下詔親

天子先還 臣松之檢諸書都無此項至諸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扶太后及帝與俱行耳故發詔  
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此行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令史璠頒  
出為官長浦陽內史璠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  
世語卷之全無官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子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書其中  
虛籍如此者 壬子復特赦淮南士民諸為儉欽所誣誤者以鎮南將軍  
往往而有之



論曰... 亦後殆傳... 亦不常... 亦不常... 亦不常...

軍王昶為驃騎將軍秋七月以征東大將軍胡遵為衛將軍鎮東  
大將軍諸葛誕為征東大將軍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  
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  
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  
馬孚為後繼九月庚子講尚書業終賜執經授者司空鄭冲侍  
中鄭小同等各有差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  
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  
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  
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卹其  
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十一月  
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  
土者不安皆特赦之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

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

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甘露元年春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乙巳沛王林薨

論曰... 亦不常... 亦不常... 亦不常... 亦不常...

宴群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顛尚書崔贊袁亮鍾毓給事中中書令虞松等並講述禮典遂言  
帝王優劣之差帝慕夏少康因問顛等曰有夏既衰后相始滅少康收集夏眾復禹之績高祖拔  
起隴畝驅帥豪雋芟夷秦項包舉內斯二主可謂殊才異略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  
先顛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業至于階緣前緒興復舊績造  
與因難易不同少康功德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流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帝曰自  
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繼者咸劣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  
覺殊殊少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啓周成守文之盛論德較實方諸漢祖吾見其優未聞其劣顧所  
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異耳少康生于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  
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  
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因繫賢相為  
人父則不能衛了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或未不能復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  
高夏卑而下漢祖矣諸卿具論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顛亮等議曰三代建國列土而治當其  
衰弊無土崩之勢可懷以德難屈以力逮至戰國強弱相兼去道德而任智力故秦之弊可以力  
爭少康布德仁者之英也高祖任力智者之儁也仁智不同二帝殊矣詩書述殷中宗高宗皆列  
大雅少康功美過于二宗其為大雅明矣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少康雖積德累仁  
然上承大禹遺澤餘慶內有虞仍之援外有靡艾之助寒泥讒慝不德於民澆醜無親外內棄之  
以此有國蓋有所因至於漢祖起自布衣率烏合之士以成帝者之業論德則少康優課功則高  
祖多語資則少康易校時則高祖難帝曰諸卿論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

珍字... 從御覽

必康大雅兼

陳氏詩書幸  
學問難于紀  
其亦深致嗟  
惜之意

世任德濟動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力成功如此之易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漢祖功高未若少  
康盛德之茂也且夫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必降于高祖哉但夏書淪亡舊  
文殘缺故動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祖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行自  
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亦豈有異同之論哉于是群臣咸悅服中書  
令松進曰少康之時去世久遠其文昧如是以自古及今議論之士莫有言者德美隱而不宣陛  
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錄以成篇永垂于後帝  
又不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闕昧乎於是侍郎鍾會退論次焉

夏四月庚戌賜大將

軍司馬文王哀冕之服赤舄副焉丙辰帝幸太學問諸儒曰聖人

幽贊神明仰觀俯察始作八卦後聖重之為六十四立爻以極數

凡斯大義罔有不備而夏有連山殷有歸藏周曰周易易之書其

故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

之為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

變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也歸藏者萬事莫不歸藏

於其中也帝又曰若使包羲因燧皇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燧人

氏沒包羲氏作于俊不能答帝又問曰孔子作彖象鄭玄作注雖

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

也俊對曰鄭玄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

玄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為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

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若聖人以不

合為謙則鄭玄何獨不謙邪俊對曰古義弘深聖問奧遠非臣所

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此包羲神

農之世為無衣裳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爾邪俊對曰三王之時

人寡而禽獸衆故取其羽皮而天下用足及至黃帝人衆而禽獸

寡是以作為衣裳以濟時變也帝又問乾為天而復為金為玉為

老馬與細物竝邪俊對曰聖人取象或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

地講易畢復命講尚書帝問曰鄭玄云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

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

曲說

皇守從  
此監本

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為長帝曰仲尼言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至于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鯀帝又問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如此聖人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弘猶有所未盡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不能始何以為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若堯疑鯀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

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予帝

曰堯之任鯀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予言行之間輕重不同也至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尚書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鯀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之時洪水為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也舜年在既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堯咨嗟求賢欲遜已位嶽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嶽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薦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不進達乃使嶽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恤民之謂也峻對曰非臣愚見所能逮及於是復命講禮記帝問曰太上立德其次務施報為治何由而教化各異皆修何政而能致於立德施而不報乎博士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王

安漢先生云此又便是不切之問無益心辨小慧編心辨遠猶宏度也

也字上南豎本有者字元脩本無

皇從南監本

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報施謂三王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薄厚不同將主有優劣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

樸文故化有薄厚也帝集載帝自敘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未流謬為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

前詰聯記錄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黃氣烟燭於堂照曜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為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燭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悅願覆厥度群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厥承奉 傳暢晉諸公贊曰帝常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允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郎鍾會等講宴于東堂并屬文論名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望會亦各有名號帝性急請召欲速秀等在內職到得及時以望在外持給追鋒車虎賁卒五人每有集會望輒奔馳而至

降夏六月丙午改元為甘露乙丑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秋七月

已卯衛將軍胡遵薨癸未安西將軍鄧艾大破蜀大將姜維于七

邽詔曰兵未極武醜虜摧破斬首獲生動以萬計自頃戰克無如

此者今遣使者犒賜將士大會臨饗飲宴終日稱朕意焉八月庚

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

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冬十月以司空鄭沖

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盧毓為司空

二年春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月司空盧毓薨夏四月癸卯詔

曰玄菟郡高顯縣吏民反叛長鄭熙為賊所殺民王簡負擔熙喪

晨夜星行遠致本州忠節可嘉其特拜簡為忠義都尉以旌殊行

甲子以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為司空五月辛未帝幸辟雍會命群

臣賦詩侍中和適尚書陳寔等作詩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

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而乃爾紛紛良用及其原

道等主者宜敕自今以後群臣皆當玩習古義修明經典稱朕意

焉乙亥諸葛誕不就徵發兵反殺揚州刺史樂綝丙子赦淮南將

吏士民為誕所誅誤者丁丑詔曰諸葛誕造為凶亂盪覆揚州昔

黥布逆叛漢祖親戎隗囂違戾光武西伐及烈祖明皇帝躬征吳

其會元未作  
使命  
夏字衍

時淮南引吳  
為援壹通  
未會故司馬  
氏濫以爵寵  
言其以招誘  
不若

蜀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今宜皇太后與朕暫共臨戎速  
定醜虜時寧東夏巳卯詔曰諸葛誕造構逆亂迫脅忠義平寇將  
軍臨渭亭侯龐會騎督偏將軍路蕃各將左右斬門突出忠壯勇  
烈所宜加異其進會爵鄉侯蕃封亭侯六月乙巳詔吳使持節都  
督夏口諸軍事鎮軍將軍沙羨侯孫壹賊之枝屬位為上將畏天  
知命深鑒禍福翻然舉眾遠歸大國雖微子去殷樂毅遁燕無以  
加之其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開府辟召儀同  
三司依古侯伯八命之禮袞冕赤舄事從豐厚臣松之以為壹畏逼歸命  
事無可嘉格以古義欲益  
而名彰者也當時之宜未得遂  
遣式典固應才受賞足以嘖其來情而已至乃光錫八命禮同  
台鼎不亦過乎於招誘致遠又  
無取焉何者若使彼之將守節無嫌終不悅于殊寵坐生叛心  
以叛而愧辱就甚焉如其憂危  
將及非奔不免則必逃死苟存無希榮利矣然則高位厚祿何為  
者哉魏初有孟達黃權在許都  
孫秀孫楷達權爵賞比壹為輕秀楷禮秩優異尤甚及至吳平而  
降黜數等不承權輿  
不緣在始失中平甲子詔曰今車駕駐項大將軍恭行天罰前臨淮浦  
昔相國大司馬征討皆與尚書俱行今宜如舊乃令散騎常侍裴

給事黃門侍郎鍾會咸與大將軍俱行秋八月詔曰昔燕刺王  
謀反韓誼等諫而死漢朝顯登其子諸葛誕創造凶亂主簿宣隆  
部曲督秦絜秉節守義臨事固爭為誕所殺所謂無比干之親而  
受其戮者其以隆絜子為騎都尉加以贈賜光示遠近以殊忠義  
九月大赦冬十二月吳大將全端全懌等率眾降  
三年春二月大將軍司馬文王陷壽春城斬諸葛誕三月詔曰古  
者克敵收其屍以為京觀所以懲昏逆而章武功也漢孝武元鼎  
中改桐鄉為聞喜新鄉為獲嘉以著南越之亡大將軍親總六戎  
營據丘頭內夷群凶外殄寇虜功濟兆民聲振四海克敵之地宜  
有令名其改丘頭為武丘明以武平亂後世不忘亦京觀二邑之  
義也夏五月命大將軍司馬文王為相國封晉公食邑八郡加之  
九錫文王前後九讓乃止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郡山賊擾攘欲

劫質故太守東里哀功曹應余獨身捍袞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  
殺身濟君其下司徒署余孫倫吏使蒙伏節之報

楚國先賢傳曰余字子正天姿方毅志尚仁義

建安二十三年為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疆場多虞宛將侯音扇動山民  
里哀當擾攘之際並竄得出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飛  
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狂狡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  
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必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  
賊見其義烈釋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  
醜太祖聞之嗟嘆良久下荆州復表門閭賜穀千斛袞後為于禁司馬見  
魏略游說傳辛卯大

論淮南之功封爵行賞各有差秋八月甲戌以驃騎將軍王昶為

司空丙寅詔曰夫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垂不朽也必有三

老五更以崇至敬乞言納誨著在惇史然後六合承流下觀而化

宜妙簡德行以充其選關內侯王祥履仁秉義雅志淳固關內侯

鄭小同溫恭孝友帥禮不忒其以祥為三老小同為五更車駕親

率群司躬行古禮焉

漢晉春秋曰帝乞言于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于言行夫大人者行功于天地天且弗違况于人乎祥事別見呂虔傳小同鄭玄孫也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魏名臣奏載太尉華歆表曰臣聞勳

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為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玄適

自然美其氣量迹其所履有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固

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敘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未也臣老病委頓無益視聽謹具以聞魏氏春

秋曰小同詣司馬文王文王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見吾疏乎對曰否文王猶疑而

鳩之卒鄭玄注文王世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注樂記曰皆老人更知三

德五事者也蔡邕明堂論曰更應作叟叟長樂之稱字與更相似書者遂誤以為更嫂字女傍

更今亦以為更以此驗知應為叟也臣松之以為是歲青龍黃龍仍見頓丘冠

邕謂更為叟誠為有似而諸儒莫之從未知就是

軍陽夏縣界井中

四年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

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而數屈于井非為兆也仍作潛龍之詩以自諷司馬文王見而惡之夏六月司空王昶薨秋七月陳留王峻薨

冬十月丙寅分新城郡復置上庸郡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

五年春正月朔日有蝕之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年二

高貴鄉公卒年二

其猶有良史之風歟抽戈犯陣者直書之則反得以下歸獄于成濟今公平之下詳載語表則其實自著焉馬氏之罪蓋無可逃而謂微而顯順而辯也史通論之蓋未識變例之深旨也高以凌復見此事者亦謂其陰行也蓋未有如此之頭者也

十漢晉春秋曰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尚書王經以正直不出因沈業申意晉諸公贊曰沈業將出呼王經經不從曰吾子行矣王經曰吾嘗聞魏氏春秋曰戊子夜帝自將元從僕射李熙黃門從官焦伯等下陵雲臺鐘仗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却日遂見王經等出黃素詔于懷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日便當決行此事入白太后太后遂發劔升殿帥殿中宿衛皆頭官備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劔擊眾莫敢逼充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暴雨雷霆晦冥魏末傳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七皆何不出擊倅兄弟二人乃帥帳下人出曰當殺邪執邪充曰殺之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七皆放仗齊兄弟因前皇太后令曰吾以不德遭家不造昔援立東海王子甚吾數呵責遂更忿恚造作醜逆不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兩

宮其所言道不可忍聽非天地所覆載吾即家宥有令語大將軍

可以奉宗廟恐顛覆社稷死無面目以見先帝大將軍以其尚幼

謂當改心為善殷勤執據而此兒忿戾所行益甚舉弩遙射吾宮

祝當令中吾項箭親墮吾前吾語大將軍不可不廢之前後數次

此兒具聞自知罪重便圖為弒逆賂遺吾左右人令因吾服藥密

行醜毒重相設計事已覺露直欲因際會舉兵入西宮殺吾出取

大將軍呼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國語曰業武陵人後為晉中護軍尚書王經出懷

中黃素詔示之言今日便當施行吾之危殆過於累卵吾老寡豈

復多惜餘命邪但傷先帝遺意不遂社稷顛覆為痛耳賴宗廟之

靈沈業即馳語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

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陣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

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

受誅

觀此二語沈業方為司馬惜以自解于天下我幾與成濟同戮矣

本改十

正直謂正當八直

宋本誤第

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又尚

書王經凶逆無狀其收經及家屬皆詣廷尉庚寅太傅孚大將軍

文王太尉柔司徒冲稽首言伏見中令故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

陷大禍依漢昌邑王罪廢故事以民禮葬臣等備位不能匡救禍

亂式遏姦逆奉令震悚肝心悼慄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書襄王

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於位也今高貴鄉公肆行不軌幾危

社稷自取傾覆人神所絕葬以民禮誠當舊典然臣等伏惟殿下

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臣等之心實有不忍以為可加恩

以王禮葬之太后從之漢晉春秋曰丁卯葬高貴鄉公于洛陽西北三十里瀘澗之濱

或掩而而悲不自勝臣松之以為若但下車數乘不設旌旄何以為上禮葬乎斯益惡之過言所謂不如是之甚者使使持節行中護軍中

壘將軍司馬炎北迎常道鄉公璜嗣明帝後辛卯群公奏太后曰

殿下聖德光隆寧濟六合而猶稱令與藩國同請自今殿下令書

皆稱詔制如先代故事癸卯大將軍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寵大

后詔曰夫有功不隱周易大義成人之美古賢所尚今聽所執出

表示外以章公之謙光焉戊申大將軍文王上言高貴鄉公率將

從駕人兵拔刃鳴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即勅將士不得有

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橫入兵陣傷

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臣聞人臣之節有死無二事上之義

不敢逃難前者變故卒至禍同發機誠欲委身守死唯命所裁然

惟本謀乃欲上危皇太后傾覆宗廟臣忝當大任義在安國懼雖

身死罪責彌重欲遵伊周之權以安社稷之難即駱驛申救不得

迫近輦輿而濟遽入陣間以致大變哀怛痛恨五內摧裂不知何

地可以隕墜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

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魏氏春秋曰成

安漢先生云自明帝初即位下絕大宗之詔惡禱而國統三絕

豈有弱冠登極而切慮此者其心若不可不慎按以親踈論是時不後尚有人指為守之子則操後當時惟昭之指昭穆遠近莫敢議矣



濟兄弟不即伏罪祖而升屋  
醜言悖慢自下射之方禮  
太后詔曰夫五刑之罪莫大於不孝夫人有子

不孝尚告治之此兒豈復成人主邪吾婦人不達大義以謂濟不

得便為大逆也然大將軍志意懇切發言側愴故聽如所奏當班

下遠近使知本末也  
世語曰初青龍中石苞鸞鐵于長安得見司馬宣王宣王知焉後

公室中盡日文王遣人受命過文王問苞何淹留  
權為尚書郎歷青州刺史鎮東將軍甘露中入朝當還辭高貴鄉

也苞曰非常人也明日發至滎陽數日而難作  
留六月癸丑詔曰古者人君之為

名字難犯而易諱今常道鄉公諱字甚難避其朝臣博議改易列

陳留王諱奐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宇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

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公六月甲寅入於洛陽見皇太后

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年賜民爵及穀帛各有差

景元元年夏六月丙辰進大將軍司馬文王位為相國封晉公增

封二郡并前滿十加九錫之禮一如前奏諸群從子弟其未有侯

者皆封亭侯賜錢十萬帛萬匹文王固讓乃止已未故漢獻帝夫

人節義帝臨于華林園使使持節追諡夫人為獻穆皇后及葬車

照制度皆如漢氏故事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冬十月

觀薨十一月燕王上表賀冬至稱臣詔曰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

王將宜依此義表不稱臣乎又當為報夫後大宗者降其私親况

所繼者重邪若便同之臣妾亦情所未安其皆依禮典處當務盡

其宜有司奏以為禮莫崇於尊祖制莫大於正典陛下稽德期運

撫臨萬國紹太宗之重隆三祖之基伏惟燕王體尊戚屬正位藩

服躬秉虔肅率蹈恭德以先萬國其于正典闡濟大順所不得制

聖朝誠宜崇以非常之制奉以不臣之禮臣等平議以為燕王章

表可聽如舊式中詔所施或存好問準之義類則宴覲之族也可

少順聖敬加崇儀稱示不敢斥宜曰皇帝敬問大王侍御至于制

章表稱臣於  
心有所不安  
臣可也當更  
以此魏清河  
王事奉之

高貴鄉  
公諱前  
之字  
穆猶親  
見之常  
道鄉公  
於景元  
年則又  
晉室大  
亂趙王  
倫趙王  
反正之  
後也噫

方南監  
本印本  
後改方

不至如周世宗之野差順耳。禮文王世子篇曰與族燕公與父兄齒而考字之道遠矣。又曰與族燕則以齒又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自有貴者以齒所謂燕觀之說。

書國之正典朝廷所以辨章公制宣昭軌儀于天下者也宜循法故曰制詔燕王凡詔命制書奏事上書諸稱燕王者可皆上平其非宗廟助祭之事皆不得稱王名奏事上書文書及吏民皆不得觸王諱以彰殊禮加于群后上遵王典尊祖之制俯順聖敬烝烝之心二者不愆禮實宜之可普告施行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秋七月樂浪外夷韓濊貊各率其屬來朝貢八月戊寅趙王幹薨甲寅復命大將軍進爵晉公加位相國備禮崇錫一如前詔又因辭乃止

三年春二月青龍見於軹縣井中夏四月遼東郡言肅慎國遣使重譯入貢獻其國弓三十張長三尺五寸楛矢長一尺八寸石砮三百枚皮骨鐵雜鎧二十領貂皮四百枚冬十月蜀大將姜維寇

洮陽鎮西將軍鄧艾拒之破維于侯和維遁走是歲詔祀故軍祭酒郭嘉於太祖廟廷

四年春二月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又因辭乃止夏五月詔曰蜀叢爾小國土狹民寡而姜維虐用其眾曾無廢志往歲破敗之後猶復耕種沓中刻剝衆羌勞役無已民不堪命夫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之上略蜀所恃賴惟維而已因其遠離巢窟用力為多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帥諸軍趣甘松沓中以羅取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軍趣武都高樓首尾跋討若擒維便當東西竝進掃滅巴蜀也又命鎮西將軍鍾會由駱谷伐蜀秋九月太尉高柔薨冬十月甲寅復命大將軍進位爵賜一如前詔癸卯立皇后卞氏十一月大赦自鄧艾鍾會率眾伐蜀所至輒克是月蜀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庚戌以司徒

正從南監本

鄭冲為太保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賦之半

五年乙卯以征西將軍鄧艾為太尉鎮西將軍鍾會為司徒皇太后崩

咸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檻車徵鄧艾甲子行幸長安壬申使使者

以璧幣祀華山是月鍾會反于蜀為眾所討鄧艾亦見殺二月辛

卯特赦諸在益土者庚申葬明元郭后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

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尚書左僕射荀勗為司空己卯進晉

公爵為王封十郡并前二十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

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

舞陽忠武侯為晉景王六月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

獲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

於相國府詳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

荆豫諸軍荷魚赴救七月賊皆遁退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

副貳相國事以同魯公拜後之義癸巳詔曰前逆臣鍾會構造反

亂聚集征行將士劫以兵威始吐姦謀發言桀逆逼脅眾人皆使

下議倉卒之際莫不驚懾相國左司馬夏侯和騎士曹屬朱撫時

使在成都中領軍司馬賈輔郎中羊琇各參會軍事和琇撫皆抗

節不撓拒會凶言臨危不顧詞指正烈輔語散將王起說會姦逆

凶暴欲盡殺將士又云相國已率三十萬眾西行討會欲以稱張

形勢感激眾心起出以輔言宣語諸軍遂使將士益懷奮勵宜加

顯寵以彰忠義其進和輔爵為鄉侯琇撫爵關內侯起宣傳輔言

甲子年推  
是月不  
去辰皆  
之謀現  
又二月  
蓋王庚  
郭后事  
知壬辰  
二月二  
庚申上  
之可見

詳知拜之不  
可然其自處  
何以并在揚  
冠下也厥後  
滿道受郭  
感之拜復折  
而事周是  
大節不可  
然難

春秋曰晉公也通晉為王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  
空荀勗並品王領曰相王尊何曾與一朝之臣皆已

公上相去一階而已班列人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尊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  
以禮不為也及入顯遂而詳獨長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夏五月庚申相  
國晉王奏復五等爵甲戌改年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為晉宣王

詳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  
初自平蜀之後吳寇屯逼永安遣

不撰行  
從南監  
此本誤

郭太后在  
續蓋皇  
線而出也

如此語文可  
以不載

告令將士所宜賞異其以起為部曲將癸卯以衛將軍司馬望為  
驃騎將軍九月戊午以中撫軍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辛未詔曰  
吳賊政刑暴虐賦斂無極孫休遣使鄧句勅交阯太守鎖送其民  
發以為兵吳將呂興因民心憤怒又承王師平定巴蜀即糾合豪  
傑誅除句等驅逐太守長吏撫和吏民以待國命九真日南郡聞  
興去逆即順亦齊心響應與興協同興移書日南州郡開示大計  
兵臨合浦告以禍福遣都尉唐譜等詣進乘縣因南中都督護軍  
霍弋上表自陳又交阯將吏各上表言興創造事業大小承命郡  
有山寇入連諸郡懼其計異各有攜貳權時之宜以興為督交阯  
諸軍事上大將軍定安縣侯乞賜褒獎以慰邊荒乃心欵誠形於  
辭旨昔儀父朝魯春秋所美竇融歸漢待以殊禮今國威遠震撫  
懷六合方包舉殊裔混一四表興首向王化舉眾稽服萬里馳義

請吏帥職宜加寵遇崇其爵位既使興等懷忠感悅遠人聞之必  
皆競勸其以興為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南中大將軍封定安  
縣侯得以便宜從事先行後上策命未至興為下人所殺冬十月  
丁亥詔曰昔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  
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旅以威暴慢至于愛民全國康  
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  
也往者季漢分崩九土顛覆劉備孫權乘間作禍三祖綏寧中夏  
日不暇給遂使遺寇僭逆歷世幸賴宗廟威靈宰輔忠武爰發四  
方拓定庸蜀役不浹時一征而克自頃江表衰弊政刑荒闇巴漢  
平定孤危無援交荆揚越靡然向風今交阯偽將呂興已帥三郡  
萬里歸命武陵邑侯相嚴等糾合五縣請為臣妾豫章廬陵山民  
舉眾叛吳以助北將軍為號又孫休病死主帥改易國內乖違人

各有心僞將施績賊之名臣懷疑自猜深見忌惡衆叛親離莫有  
固志自古及今未有亡徵若此之甚若六軍震曜南臨江漢吳會  
之域必扶老攜幼以迎王師必然之理也然興動大衆猶有勞費  
宜告喻威德開示仁信使知順附和同之利相國參軍事徐紹水  
曹掾孫或昔在壽春竝見虜獲紹本僞南陵督才質開壯或孫權  
支屬忠良見事其遣紹南還以或爲副宣揚國命告喻吳人諸所  
示語皆以事實若其覺悟不損征伐之計蓋廟勝長算自古之道  
也其以紹兼散騎常侍加奉車都尉封都亭侯或兼給事黃門侍  
郎賜爵關內侯紹等所賜妾及男女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以明  
國恩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丙午命撫軍大將軍新昌鄉侯炎爲  
晉世子是歲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爲太守都尉皆爲令  
長勸募蜀人能內移者給廩二年復除二十歲安彌福祿縣各言

嘉禾生

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臆縣獲靈龜以獻歸之於相國府庚戌以虎  
賁張修昔於成都馳馬至諸營言鍾會反逆以至沒身賜修弟倚  
爵關內侯夏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吳遣使紀陟弘璆請和五  
月詔曰相國晉王誕敷神慮光被四海震耀武功則威益殊荒流  
風邁化則旁洽無外愍郵江表務存濟育戡武崇仁示以威德文  
告所加承風嚮慕遣使納獻以明委順方寶纖珍歡以效意而王  
謙讓之至一皆簿送非所以慰副初附從其款願也孫皓諸所獻  
致其皆還送歸之于王以協古義王固辭乃止又命晉王冕十有  
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  
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虞宮縣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  
女王孫爵命之號如舊儀癸未大赦秋八月辛卯相國晉王薨壬

法不暫解當  
時罷之必有  
以也當合同  
馬芝傳恭  
現之

居以此始必以此終評語可謂絞而婉矣

辰晉太子炎紹封襲位總攝百揆備物典冊一皆如前是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九月乙未大赦戊午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驃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征東大將軍石苞為驃騎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騫為車騎將軍乙亥葬晉文王閏月庚辰康居大宛獻名馬歸于相國府以顯懷萬國致遠之勳十二月壬戌天祿永終歷數在晉詔群公卿士具儀設壇于南郊使使者奉皇帝璽綬冊禪位於晉嗣王如漢魏故事甲子使使者奉策遂改次于金墉城而終館于鄴時年二十八魏世譜曰封帝為陳留王年五十八太安元年崩諡曰元皇帝評曰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莫之宜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sub>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sub>爽誅夷齊王替位高貴公才慧夙成好問尚辭益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蹈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輔宰統政仰遵前式揖讓而禪遂饗封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有加焉

太平御覽引魏志曰何貞奏許都賦明帝奇之擢為比部郎中此條檢之不得

魏書五

后妃傳第五

三國志五

易稱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古先哲王莫不明后妃之制順天地之德故二妃嬪嬙虞道克隆任妃配姬周室用熙廢典存亡恒此之由春秋說云天子十二女諸侯九女考之情理不易之典也而末世奢縱肆其侈欲至使男女怨曠感動和氣惟色是崇不本淑懿故風教陵遲而大綱毀泯豈不惜哉嗚呼有國有家者其可以永鑒矣漢制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帝妃曰皇后其餘內官十有四等魏因漢法母后之號皆如舊制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太祖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有夫人有昭儀有婕妤有容華有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

其書而斷...  
 也...  
 夜情與...王替...高貴公...  
 禁...  
 如...

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  
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  
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鄉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婕妤  
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真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

武宣卞皇后琅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魏書曰后以漢延熹三年十二  
月巳巳生齊郡自京有黃氣滿

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  
卜者王且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於譙納后為妾後隨太祖至洛及

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凶問時太祖左右至

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凶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

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其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

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魏

曰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氏終丁養子修亡於魏丁常言將  
我兄弟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念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後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繼外人傳  
云公室夫人器機故太祖劉氏其背曰傾我共載歸也夫不顧又不應太祖却行立於戶外  
後云行無尚可邪不願太祖劉氏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

于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善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

而巴下之迎來送去有如百日丁謝曰履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後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

之乃葬許城南後太祖病困自慮不起歎曰我前後行意於心未嘗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

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魏書曰后性約儉不尚華麗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太祖常  
得各瑞數其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  
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德故取其下者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

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不

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

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

為難二十四年拜為王后策曰夫人卞氏撫養諸子有母儀之德

今進位王后太子諸侯陪位羣卿上壽減國內死罪一等二十五

年太祖崩文帝即王位尊后曰王太后及踐阼尊后曰皇太后稱

永壽宮魏書曰后以國用不足減損御食諸金銀器物皆  
後植犯法為有司所奏文帝令太后弟太子奉車都尉  
蘭持金卿議曰太后太后曰不  
意此兒所作如是汝還語帝下可以我故壞國法及自見帝不以為言  
臣松之案文帝夢應錢  
欲使文滅而更愈明以問周官宣答曰此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則太后用意不得如  
此書所言也 魏書又曰太后每隨帝征行見高年白首輒住車呼問賜與綉帛對之涕泣曰恨  
父母不及我時也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也外舍

亦有植殺若  
顯殺植則外廷  
必有武善并段  
之議不以為言  
而動意或可  
為耳



當怪吾過之大薄吾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料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帝為太后弟乘定策第太后幸第請諸家外親設下厨無異膳太后左右菜食粟飯無魚肉其儉如此明帝即位尊太后曰太皇太后黃初中文帝欲追

封太后父母尚書陳羣奏曰陛下以聖德應運受命創業革制當承為後式案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典婦因夫爵

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著詔下藏之臺閣永為後式至太和四年春明帝乃追諡太

后祖父廣曰開陽恭侯父遠曰敬侯祖母周封陽都君及恭侯夫人皆贈印綬其年五月后崩七月合葬高陵初太后弟秉以功封

都鄉侯黃初七年進封開陽侯邑千二百戶為昭烈將軍魏略曰初

當建安時得為別部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為多邪后又欲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賊不為足邪故詔太祖世子蘭嗣少有才學魏略曰蘭獻賦贊述太子德美太子報曰賦者言事類之所附也須

散騎常侍蘭蒙子暉嗣魏略曰明帝時蘭見外有二難而帝留意於宮室常因侍從數切諫帝雖不能從猶納其誠款後蘭苦酒消渴時帝信巫

而蘭終不服後渴稍甚以至於亡故時人見蘭好直言謂帝面折之而蘭自殺其實不然又

分秉爵封蘭弟琳為列侯官至步兵校尉蘭子隆女為高貴鄉公

皇后隆以后父為光祿大夫位特進封睢陽鄉侯妻王為顯陽鄉

君追封隆前妻劉為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琳女又為陳留王皇

后時琳已沒封琳妻劉為廣陽鄉君

文昭甄皇后中山無極人明帝母漢太保甄耶後也世吏二千石

父逸上蔡令后三歲失父

魏書曰逸娶常山張氏生三男五女長男豫早終次儼舉

孝廉大將軍掾曲梁長次竟舉孝廉長女姜次晚次道次

築次即后后以漢光初五年十二月丁酉生每寢寐家中髮髻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

怪之逸薨加號慕內外益奇之後相者劉良相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女貴乃不可言后自少至

長不好戲弄年八歲外有立騎馬戲者家人諸姊皆上閣觀之后獨不行諸姊推問之后答言此

豈女人之所觀耶年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硯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當作

女博士邪后答言聞古者賢女未有不學

前世成敗以為已誠不知書何由見之

後天下兵亂加以饑饉百姓皆賣金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銀珠玉寶物時后家大有儲穀頗以買之后年十餘歲白母曰今

世亂而多買寶物匹夫無罪懷寶為罪又左右皆饑乏不如以穀

賑給親族鄰里廣為恩惠也舉家稱善即從后言魏略曰后年十四喪中

兄儼悲哀過制事寡嫂建安中袁紹為中子配納之熙出為幽州后留養姑及冀州

平文帝納后於鄴有寵生明帝及東鄉公主魏略曰熙出在幽州后留侍姑

及鄴城破紹妻及后共坐室堂

上文帝入紹舍見紹妻及后后飾以頭伏姑膝上紹妻兩手自搏文帝謂曰劉夫人云何如此令

新婦舉頭姑乃捧后令仰文帝就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及祖問其意遂為迎取世語曰太

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有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後文帝問之劉答是熙妻顧擊髮髻

以中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后不憂死矣遂見紹有寵魏書曰后寵愈隆而彌自挹損後宮

有寵者勸勉之其無寵者慰誨之每因閑宴常勸帝言昔黃帝子孫蕃育蓋由妾媵眾多乃獲斯

祚耳所願廣求淑媛以豐繼嗣帝心嘉焉其後帝欲遣任氏后請於帝曰任既鄉黨名族德色安

等不及也如何遣之帝曰任性消急不婉順前後忿吾非一是以遣之耳后流涕固請曰妾受敬

遇之恩眾人所知必謂任之出是妾之由上懼有見私之譏下受尊寵之罪願重留意帝不聽遂

出之十六年十月太祖征關中武宣皇后從留孟津帝居守鄴時武宣皇后體小不安后不得定

省憂怖晝夜泣涕左右以差問告后猶不信曰夫人在家故疾每動輒歷時今疾便差何速也

此欲慰我意耳憂愈其後得武宣皇后還書說疾已平復后乃權悅十七年正月大軍還鄴后朝

武宣皇后望帳座悲喜感動左右武宣皇后見后如此亦泣且謂之曰新婦謂吾前病如昔時困

邪吾時小小耳十餘日即差不當視我顏色乎嗟歎曰此真孝婦也二十一年太祖東征武宣皇

后文帝及明帝東鄉公主皆從時后以病留鄴二十二年九月大軍還武宣皇后左右侍御見后

顏色豐盈怪問之曰后與二子別久下流之情不可忍而後顏色更盛延康元年正月

何也后笑答之曰諱等自隨夫人我當何憂后之賢明以禮自持如此

文帝即王位六月南征后留鄴黃初元年十月帝踐阼踐阼之後

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郭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愈失意有怨

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魏書曰有司奏建長秋宮帝璽書迎后

壁從面 監本附

室宋本 作皇冊 府元板 同

七從南 監本 元備宋

十有從南 監本 元備宋

元備宋

元備宋

齊太和中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逸諡曰敬侯  
適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  
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  
舅氏親疏高下敘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是  
月后母薨帝制總服臨喪百僚陪位四年十一月以后舊陵庫下  
使像兼太尉持節詣鄴昭告后土十二月改葬朝陽陵像還遷散  
騎常侍青龍二年春追諡后兄儼曰安成鄉穆侯夏吳賊寇揚州  
以像爲伏波將軍持節監諸將東征還復爲射聲校尉三年薨追  
贈衛將軍改封魏昌縣諡曰貞侯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韓豔皆爲  
列侯四年改逸儼本封皆曰魏昌侯諡因故封儼世婦劉爲東鄉  
君又追封逸世婦張爲安喜君景初元年夏有司議定七廟冬又  
奏曰蓋帝王之興既有受命之君又有聖妃協于神靈然後克昌  
厥世以成王業焉昔高辛氏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而帝肇陶  
唐商周代興周人上推后稷以配皇天追述王初本之姜嫄特立  
宮廟世世享嘗周禮所謂奏夷則歌中呂舞太濩以享先妣者也  
詩人頌之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言王化之本生民所由又曰閟  
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詩禮所稱姬宗之盛其美  
如此大魏期運繼于有虞然崇弘帝道三世彌隆廟祧之數實與  
周同今武宣皇后文德皇后各配無窮之祚至於文昭皇后膺天  
靈符誕育明聖功濟生民德盈宇宙開諸後嗣乃道化之所興也  
寢廟特祀亦姜嫄之閟宮也而未著不毀之制懼論功報德之義  
萬世或闕焉非所以昭孝示後世也文昭廟宜世世享祀奏樂與  
祖廟同永著不毀之典以播聖善之風於是與七廟議並勒金策  
藏之金匱帝思念舅氏不已暢尚幼景初末以暢爲射聲校尉加

散騎常侍又特為起大第車駕親自臨之又於其後園為像母起  
觀廟名其里曰渭陽里以追思母氏也嘉平三年正月暢薨追贈  
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紹嗣太和六年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諡淑  
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  
夫人郭氏從弟惠為之後承甄氏姓封惠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孫盛  
曰公體婦人既無封爵之典况於孩末而可建以大邑乎惠自世厥援繼非類匪功匪親而襲母  
爵蓋情實與於此為甚陳羣雖抗言楊阜引事比並然皆不能極陳先王之禮明封建繼嗣之義  
忠王之繼猶有闕乎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宰輔之職其可略哉 晉諸公贊曰惠字彥孫司  
馬景王輔政以女妻惠妻早亡文王復以女繼室即京兆長公主景文二王欲自結於郭后是以  
頻為婚惠雖無才學而恭謹謙順甄温字仲容與郭建及惠等皆后族以事宜見寵咸熙初封  
郭建為臨渭縣公惠廣安縣公邑皆千八百戶温本國侯進為輔國大將軍加侍中領射聲校尉  
惠鎮軍大將軍泰始元年晉受禪加建惠温三人位皆與惠為一人貞素加以世祖姊夫是以遂貴  
當世真暮年官更轉為宗正遷侍中太康中大司馬齊王位廢惠與左衛將軍王濟共諫請  
時人嘉之世祖以此至惠由此出惠為大鴻臚加侍中光祿大夫尋疾薨贈中軍大將軍開府侍  
中如故諡恭公子喜嗣喜精粹有器美歷中書郎右衛將軍侍中位至輔國大將軍加散騎常侍  
喜與國姻親而純趙王倫齊王冏事故能 青龍中又封后從兄子毅及像弟三  
不豫際會良由其才短然亦以退靜免之

一人為列侯后兄儼孫女為齊王皇后后父已沒封后母為廣鄉君

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魏書曰父永官至南郡太守諡敬侯母

高唐令次女曼次即后弟都弟成后以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

也遂以女王為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為魏

公時得入東宮后有智數時時有所獻納文帝定為嗣后有謀焉

太子即王位后為夫人及踐阼為貴嬪甄后之死由后之寵也黃

初三年將登后位文帝欲立為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在昔帝王之

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

娥降媯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末喜紂以炮烙怡悅

妲已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

宮虔奉宗廟陰教聿修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

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為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

丘亦曰無以妾為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

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文帝不從遂立

為皇后魏書曰后上表謝曰妾無皇英隆降之節又非妾任思齊之倫誠不足以假充女君

孝聞是時柴實人亦有寵后教訓獎導之後宮諸貴人時有過失常彌覆之有譴讓輒為帝言其

人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

國為婚

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

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

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為妾也宜各自慎

無為罰首魏書曰后常勅成表武等曰漢武椒房五年帝東征后留許昌永始

臺時霖雨百餘日城樓多壞有司奏請移止后曰昔楚昭王出游

貞姜留漸臺江水至使者迎而無符不去卒沒今帝在遠吾幸未

有是患而便移止奈何羣臣莫敢復言六年帝東征吳至廣陵后

留譙宮時表留宿衛欲遏水取魚后曰水當通運漕又少材木奴

客不在目前當復私取官竹木作梁遏今奉車所不足者豈魚乎

明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安宮太和四年詔封表安陽亭侯

又進爵鄉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遷中壘將軍以表子詳為騎都尉

其年帝追諡太后父永為安陽鄉敬侯母董為都鄉君遷表昭德

將軍加金紫位特進表第二子訓為騎都尉及孟武母卒欲厚葬

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喪亂以來墳墓無不發掘皆由厚葬也首

陽陵可以為法青龍三年春后崩于許昌以終制營陵三月庚寅

葬首陽陵西魏略曰明帝既嗣立追痛甄后之薨故太后以憂暴崩甄后臨沒以帝屬李

命殯葬太后皆如甄后故事漢晉春秋曰初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殯令被髮覆面以糠塞

口遂立郭后使養明帝帝知之心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

為人子可追讐死父為前母枉殺後母邪明帝怒遂逼殺之勅殯者使如甄后故事魏書載哀

策曰惟青龍二年三月壬申皇太后梓宮啓殯將葬于首陽之西陵哀子皇帝親奉冊祖載遂

親遺奠中，心極痛號，嗚呼！訴痛靈魂之遷，幸悲容車之向路，肯三光以潛翳，就黃墟而安厝。嗚呼！哀哉！昔二女妃虞帝，道以彰三母，嬪周聖善，彌光既多，受祉享國，延長哀哀，慈妣興化，閨房龍飛，紫極作合，聖皇不虞，中年暴罹災殃，愍予小子，策策摧傷，魂雖永逝，定省易望，嗚呼！哀哉！

帝進表爵為觀津侯，增邑五百井。前千戶遷詳為駙馬都尉，四年追改封永為觀津敬侯，世婦董為堂陽君，追封諡后兄浮為梁里亭戴侯，都為武城亭孝侯，成為新樂亭定侯，皆使使者奉策祠以大牢。表薨子詳嗣，又分表爵封詳弟述為列侯，詳薨子釗嗣。

明悼毛皇后，河內人也。黃初中，以選入東宮。明帝時為平原王，進御有寵，出入與同輿，輦及即帝位，以為貴嬪。太和元年立為皇后，后父嘉拜騎都尉，后弟曾郎中。初，明帝為王始納河內虞氏為妃，帝即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我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始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紉

還鄴宮，進嘉為奉車都尉，曾騎都尉，寵賜隆渥。頃之，封嘉博平鄉侯，遷光祿大夫，曾駙馬都尉。嘉本典虞車工卒，暴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動甚蚩，駭語輒自謂侯身，時人以為笑。

孫盛曰：古之王者必求令淑以對揚至德，恢王化於關雎，致淳風於麟趾，及臻三季，並亂茲緒，義以情弱，位由寵昏，貴賤無章，下陵上替，典章廢，皆足物也。魏曰：武王暨于烈祖，三后之升起，自幽賤本既卑矣，何以長世？詩云：不顯，後又加嘉位，特進曾遷散騎侍郎，青龍二年嘉薨，追贈光祿大夫，改封安國侯，增邑五百井。前千戶諡曰節。

侯四年，追封后母夏為野王君，帝之幸郭元后也。后愛寵日弛，景初元年，帝游後園，召才人以上，曲宴極樂，元后曰：「宜延皇后，帝弗許，乃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帝見后，后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賜后死，然猶加諡葬愍陵。遷曾散騎常侍，後徙為羽林虎賁中郎將，原武典農。

明元郭皇后，西平人也。世河右大族，黃初中本郡反叛，遂沒入宮。

明帝即位甚見愛幸拜為夫人叔父立為騎都尉從父芝為虎賁中郎將帝疾困遂立為皇后齊王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永寧宮追封諡太后父滿為西都定侯以立子建紹其爵封太后母杜為邵陽君芝遷散騎常侍長水校尉魏略曰諸郭之中芝最壯直先時自以他功封侯立宣德將軍皆封列侯建兄惠出養甄氏惠及建俱為鎮護將軍皆封列侯並掌宿衛值三王幼弱宰輔統政與奪大事皆先咨啓於太后而後施行母丘儉鍾會等作亂咸假其命而以為辭焉景元四年十二月崩五年二月葬高平陵西晉諸公贊曰建字叔始有器局而彊問泰始中疾薨子殿嗣為給事中評曰魏后妃之家雖云富貴未有若袁漢乘非其據宰割朝政者也鑒往易軌於斯為美追觀陳羣之議棧潛之論適足以為百王之規典垂憲範乎後葉矣

魏書五

魏書五

三國志五

魏書六

三國志六

董卓一袁劉表傳第六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

英雄記曰卓字孟高早卒次子卓弟曼字叔穎子長子耀字孟高早卒次子卓弟曼字叔穎

好俠嘗遊羌中盡與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豪帥有來從之

者卓與俱還殺耕牛與相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殺得雜畜千

餘頭以贈卓

吳書曰卓為吏使監領盜賊胡嘗出鈔多虜民人歸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使領兵騎討捕大破之斬獲千計并州刺史段熲薦卓為州司徒袁

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

賜縑九千匹卓悉以分與吏士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

巳校尉免徵拜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英雄記曰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遷中郎將討黃

中軍敗抵罪韓遂等起涼州復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碇北為

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之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

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之絕卓偽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為

安漢先生云再  
建詔勅而進  
三何其草

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  
水已深不得渡時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眾而還屯任扶  
風拜前將軍封釐鄉侯徵為并州牧靈帝紀曰中平五年徵卓為少府勳以營

涼州擾亂鯨鯢未滅此臣奮發致命之秋吏士屬左將軍皇甫嵩詣行在所卓上言  
輒且行前將軍事盡心慰郵效力行陣六年以卓為并州牧又勅以吏兵屬皇甫嵩卓復上言臣  
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御屬又戀臣畜養之恩樂為國家奮靈帝崩少帝即位大將

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太后不從進乃召卓使將  
兵詣京師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

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  
欲以脅迫太后卓未至進敗續漢書曰進字遂高南陽人太后與母兄也進本屠

光初三年立為皇后進由是貴幸中平元年黃巾起拜進大將軍典略載卓表曰臣伏惟天下  
所以有逆不止者各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富饒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惡氣上蒸妖賊遂起臣前奉詔討於扶羅將  
士饑乏不肖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誅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資而臣隨慰撫以至新安臣  
聞湯湯止沸不如滅火去薪潰離雖中常侍段珪等劫帝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眾迎帝於北芒還宮張璠漢記曰帝以八月庚午為諸黃門所劫步出教門走下

夜步行欲還宮閹暎逐螢火而行數里得民家以露車載送辛未公卿以下與卓  
阪下獻帝春秋曰先是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芒卓時適至屯  
還幸眾迎帝典略曰帝望見卓兵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為

正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御兵之有遂俱入城獻帝紀曰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帝又陳留下上至離舍止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貞其乘一馬從離舍南行公卿  
皆以下散入尉崔烈在前卓將步騎數十來迎烈呵使避卓罵烈曰晝夜二百  
不止斷卿頭耶前見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黃門作亂乃爾以取禍敗為負不小邪又趨陳留王曰

我軍中從我抱來乃於前抱中取玉英雄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為進眾所殺  
記曰一本云王不成就卓抱卓與王併馬而行也又疑其進苗  
與臣官同謀乃令車中曰殺大將軍者車騎也遂引兵與卓弟曼共攻殺苗於朱

部曲無所屬皆詣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并其眾故京都  
兵權唯在卓九州春秋曰卓初入洛陽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不為遠進苗  
日輒夜遣兵出四城門明日陳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復入至洛中人不覺

先時進遣騎都尉太山鮑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  
擁強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為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

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於是以及久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

部守以  
南監本



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虎賁遂廢帝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

后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為獻帝獻帝紀曰卓謀廢帝會羣臣於朝堂議曰大者

奉宗廟為天下主欲依伊尹霍光故事立陳留王何如尚書盧植曰案尚書太甲既立不明伊尹

放之桐宮呂尚立二十七日罪過千餘故霍光廢之今上富於春秋行未有失非前事之比也

卓志能惡欲誅植侍中蔡邕勸之得免九月甲戌卓復大會羣臣曰太后逼迫永樂太后今以憂

死而始姑之禮無孝順之節天子幼質軟弱不君昔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著在典籍僉以為

善今太后宜如太甲皇帝宜如昌邑陳留王仁孝宜即皇帝祚

獻帝起居注載衆曰孝靈皇帝

不究高宗眉壽之祚早弃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姿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慢惰衰如故

焉因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奈汚宗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

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邈然豐下兒上有堯圖之

表居喪哀感言不及邪岐疑之性有周成之懿休聲美稱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萬世統可以承

宗廟廢皇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尚書讀冊畢羣臣莫有言尚書丁宮曰天禍漢室喪亂弘多

昔祭仲廢忽立突春秋大其權今大臣量宜為社稷計誠合天人心

請稱萬歲卓以太后見廢故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

**卓遷相國封鄱侯贊**

**拜不名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卓既率精兵來**

**適值帝室大亂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卓**

**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睚眦之隙必報人不自保**

魏書曰卓所願無極語

實各曰我相貴無上也

英雄記曰卓欲震威侍御史樓護不請卓曰事不解劔立擗殺之京師震動發何嘗遣軍

而相山其尸被解節於道邊又收前母舞陽君殺之并尸於地積落中不復收斂

**到陽城時值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斷其男子頭駕其車牛**

**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

**萬歲人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

**人公主其凶逆如此初卓信任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等用其**

謝承後漢書曰伍孚字德瑜少有大節為郡門下書佐其本邑長有罪太守使孚出教勅曹下

督郵收之孚不肯受教伏地仰諫曰君雖不君臣不可不臣明府奈何令孚受教勅外收本邑長

平乞更授他吏太守奇而聽之後大將軍何進辟為東曹屬稍遷侍中河南尹越騎校尉董卓作

亂自餘震慄孚著小鏡於朝服裏挾佩刀見卓欲伺使刺殺之語聞辭去卓送至闕中孚因出刀

刺之卓多力退卻不中即收孚卓曰卿欲反邪孚大言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及之有汝亂國

篡于罪盈惡大今是吾死日故來誅姦賊耳恨不車裂汝於市朝以謝天下遂殺孚

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孚異也不

知子為瓊之別名為別有伍孚也蓋未詳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陽**

資當作

值南監

本作適

非

作

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洛陽宮室悉發掘陵墓取

寶物華僑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皆怨故作

之甚易安之甚難又長安宮室壞敗不可卒復卓曰武帝時居杜陵南山下有成瓦窰數千處引

涼州材木東下以作宮室為功不難卓意不得便作色曰公欲沮我計邪遂章韓約有書來欲令

朝廷必徙都若大兵來下我不能復相救公便可與袁氏西行彪曰西方自處道徑也顧未知天

下何如耳議罷卓勅司隸校尉官播以災異劾奏因策免彪

續漢書曰太尉司馬

空荀爽俱詣卓卓言昔高祖都關中十一世後中興更都洛陽從光武至今復十一世案石苞室

識宜復還都長安坐中皆驚愕無敢應者彪曰遷都改制天下大喪皆當因民之心隨時之宜昔

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之往者王莽篡逆變亂五帝更始亦藉之時焚燒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流亡百無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此其宜也今方建立聖主之隆漢祚而無故捐宮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愕不解此意必糜沸蟻聚以致擾亂石苞室識妖邪之言不可信用卓作色

曰楊公欲沮國家計邪關東方亂所在賊起喻兩險固國之重防又隴右取材功大不難杜陵南

山下有孝武故陶處作磚瓦一朝可辦宮室官府蓋何足言百姓小民何足與議若有前御我以

大兵驅之豈得自在百寮皆恐怖失色跪謂卓曰此大害揚公之說得無重思卓罷坐即日令司

隸奏彪及跪皆免官大駕即西卓部兵燒洛陽城外而自里又自將兵燒南宮及宗廟府庫民

家城內掃地殄盡又收諸富室以罪惡衣入其財物無辜而死者不可勝計

獻帝曰卓獲山

東兵以緒膏塗布下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是起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

真殺之卓所愛

尚不欲令人呵之而況人乎乃召司隸都官搗殺之

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

乘青蓋入坐華車瓜畫兩轎時人號曰竿摩車

魏書曰言其逼天子也

獻帝

記曰卓既為太

師復欲稱尚父

初平元年

二月

乃徙天子

都長安

焚燒洛陽

宮室悉發

掘陵墓取

寶物

華僑漢書

曰卓欲遷

都長安

召公卿

以下大議

司徒楊彪

曰昔盤庚

五遷殷民

皆怨故作

三篇以曉

之往者王

莽篡逆

變亂五帝

更始亦藉

之時焚燒

長安殘害

百姓民人

流亡百無

一在光武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本

又從而

臣戮死者故太尉張溫時為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天有變

欲以塞咎使人言溫與袁術交關遂笞殺之傅子曰靈帝時衛尉黃真於是太尉段熲司徒崔烈太尉樊陵司空

張溫之徒皆入錢上下萬下五百萬以買三公類數征伐有大功烈有北州重名溫有傑才凌能  
假時皆一時顯士猶以貨取位而況於劉焉唐珍張顛之黨乎風俗通曰司隸劉焉以黨諸常  
侍致位公輔續漢書曰唐珍中常侍唐衡弟張顛中常侍張奉弟法令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

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魏書曰卓使司隸校尉劉焉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  
為吏不清為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

立起民多冤死悉椎破銅人鍾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

肉好無輪郭不磨鑪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

錢貨不行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

誅卓是時天子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布使同郡騎都尉李肅等

將親兵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掖門布懷詔書卓至肅等格卓卓

驚呼布所在布曰有詔遂殺卓妻三族王簿曰景前趨卓尸布又

殺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英雄記曰時有謠言曰丁甲草何青青丁甲猶不  
生又作董進之歌又有道上書布為呂氏以卓卓

不知其為呂布也卓當入會陳列步騎以營至宮朝服導引行其中馬躡不前卓心怪欲止在  
使行乃表甲而入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爰璜等及宗族老弱悉在郤皆還為社下

所射卓母年九十走至鳩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袁氏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於郤者皆聚  
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曠以為大姓致卓尸中以  
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以一棺瘞之葬於郤卓長安士庶

咸相慶賀諸阿附卓者皆下獄死謝承漢書曰蔡邕在王允坐聞卓死有歎惜之  
音允責邕曰卓國之大賊殺上殘民天地所不

祐人神所同疾君為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創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乎便使收付廷尉  
邕謝允曰雖似不忠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口所常說豈當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詞謬  
出患入願黥首為刑以繼漢史公卿惜邕才咸共諫允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  
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遂殺邕

松之以為蔡邕雖為卓所親任情必不黨寧不知卓之姦凶為天下所毒聞其死亡理無歎惜縱  
復令然不應反言於王允之坐斯始謝承之妄記也史遷紀傳博有奇功於斯世而云王允謂孝  
武應早殺遷此非識者之言但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王允之忠正可謂

內省不疚者矣既無懼於謗且欲殺邕當論邕應死與不豈可慮其謗已而枉戮善人哉此皆誣  
罔不通之甚者張璠漢紀曰初蔡邕以言事見從名聞天下義勳志士及還內寵惡之邕恐乃  
亡命海濱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年卓為太尉辟為掾以高第為侍御史治書三日中遂至尚書

後遷巴東太守卓上留拜侍中至長安為左中郎將卓重其才厚遇之每有  
朝廷事常令邕具草及允將殺邕時名士多為之言允悔欲止而邕已死初卓女婿中

郎將牛輔典兵別屯陝分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略陳留潁川諸

縣卓死呂布使李肅至陝欲以詔命誅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

弘農布誅肅魏書曰輔惟怯失守不能自安常把碎兵符以缺鑽致其刃欲以自疆見客

輜輔使策之得兒下離上慈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其後輔營兵有夜叛出者

營中驚輔以為皆叛乃取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

相隨踰城北渡河赤兒等利其金寶斬首送長安比催等還輔已

敗眾無所依欲各散歸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

恐不知所為用賈詡策遂將其眾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長安眾十

餘萬九州春秋曰催等在陝皆恐怖急擁兵自守胡文才揚整脩皆涼州大人而司徒王允素

所不善也及李催之叛允乃呼文才修整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風子欲

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十日

城陷與布戰城中布敗走催等放兵略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

狼籍誅殺卓者尸王允於市張璠漢紀曰布兵敗駐馬青墳門外謂允曰公可以

廷幼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催汜入長安城屯南宮掖

門殺太僕魯殖大鴻臚劉魚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吏民死者不可勝數司徒王允挾天

子上宣平城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拜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無作威福而乃放兵縱橫欲何

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竟請廷尉受

罪允窮逼出見催催誅允及妻子宗族十餘人長安城中男女大小莫不流涕允字子師原

人也少有大節郭泰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之才也泰雖先達遂與定交三公並辟歷

豫州刺史辟荀爽孔融為從事遷河南尹尚書令及為司徒其所以扶持王室甚得大臣之歡自

天子以下皆倚賴焉卓亦推信之委以朝廷華嶠曰士以正立以謀濟以義成若王允之推

董卓而分其權同其間而弊其罪當此之時天下之難解矣本之皆王於忠義也

故推卓不為失止分權不為不義伺間不為徂詐是以謀濟義成而歸於正也

漢書

魏書

後漢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梁書

陳書

南齊書

南梁書

南齊書

南梁書

南齊書

南梁書

南齊書

南梁書

南齊書

漢書

魏書

後漢書

晉書

宋書

齊書

南齊書

關儲衛少乃悉裁置其營賈誦諸將爭權遂殺稠并其眾九州春秋曰馬騰韓遂之敗樊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此上意不可拒惟不從之

善語以別避焉萬一不如意後可復相見乎俱御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其語良久而別惟兄子利和而有異意稠欲將兵東出關從惟索益兵因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

戰鬪長安中典略曰惟數設酒請泥或留泥止宿泥妻懼惟與泥解去而奪已愛思有以離間之會惟送饋妻乃以鼓為藥泥將食妻自食從外來備或有故遂摘藥

示之曰一棲不二雄我固疑將軍之信李公也他日惟復請泥大惟實天子於營燒宮

殿城門略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其家獻帝起居注曰初泥謀迎天子幸其營使住居惟者惟使兄子暹將

數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舉事當合天下心諸君作此非是也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天子一乘賈詡左靈一乘其餘皆步從是日惟復移

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諸侍皆自饑色時盛暑熱人盡寒心帝求米五斛牛骨五具以賜左右惟曰朝舖上飯何用米為乃與腐牛骨皆臭不可食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

上封事曰惟邊鄙之人習於夷風今又自知所犯悖逆常有快怏之色欲輔車駕幸黃白城以紓其憤臣願陛下忍之未可顯其罪也帝納之初惟屯黃白城故謀欲徙之惟以司徒趙溫不與已

同乃內溫塢中溫聞惟欲移乘輿與惟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

廷仍下明詔欲令和解詔命不行恩澤日損而復欲輔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過為過再為

惟大怒欲遣人書溫其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止帝聞溫與惟書問惟使公卿詰

泥請和泥皆執之華嶠漢書曰泥饗公卿議欲攻惟楊彪曰羣臣共圖一人劫天子

歸之相攻擊連月死者萬數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祠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為又於

朝廷省門外為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訖過省閣問起居求入見惟帶三刃手復與鞭合持一刃侍中侍郎見惟帶仗皆惶恐亦帶劍持刃先入在帝側惟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

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答應之惟喜出言明陛下真賢聖主意遂自信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雖然猶不欲令近臣帶劍在帝邊謂人言此曹子將欲圖我邪而皆持刀也侍中李膺惟州里素

與惟通語惟所以持刀者軍中不可不備此國家故事惟意乃解天子以謁者僕射皇甫卿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和惟汜卿先請汜汜受詔命謂惟不肯曰我有呂布之功輔政四年三

冊清靜天下所知也郭多盜馬虜耳何敢乃欲與吾等邪必欲誅之君為涼州人觀吾方略士眾足辦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苟欲利郭多李惟有膽自知之卿答曰昔有窮后羿恃

其善射不思患難以至於斃近董公之疆明將軍目所見內有王公以為內主外有董曼承璜以為鯁毒呂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頭懸竿端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把鉞杖節

子孫握權宗族荷寵國家好爵而皆據之今郭多劫質公卿將軍為至尊誰為輕重邪張濟與郭多楊定有謀又為冠帶所附楊奉白波帥耳猶知將軍所為非是將軍雖拜寵之猶不肯盡力也

惟不納卿言而呵之令出卿出詣省門白惟不肯從詔辭語不順侍中胡邈為惟所幸呼傳詔者令飾其辭又謂邈曰李將軍於卿不薄又皇甫公為太尉李將軍力也邈答曰胡敬才卿為國家

常伯輔弼之臣也語言如此寧可用邪邈曰念卿失李將軍意恐不易耳我與卿何事者邈言我累世受恩身又常在幃幄君辱臣死當坐國家為李惟所殺則天命也天子聞邈答語切恐惟聞

之便勅遣鄴鄴裁出營門惟遣虎賁王昌呼之昌知鄴忠直縱令去還答惟言追之不及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惟為大司馬在三公之右惟自以為得鬼神之力乃厚賜諸巫

將楊奉與惟軍吏宋果等謀殺惟事泄遂將兵叛惟惟眾叛稍衰

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汜

兵數百人遮橋問是天子邪車不得前惟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左右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不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卻既度橋士眾咸呼萬歲郭汜復欲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

奉及將軍董承以天子還洛陽惟汜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

子於弘農之曹陽奉急招河東故白波帥韓暹胡才李樂等合與

催汜大戰奉兵敗催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獻帝記曰時尚書令

士孫瑞為亂兵所害三輔決錄注曰瑞字君榮扶風人世為學門瑞少傳家業博達無所不通仕歷顯位卓既謀遷大司農為國三老每三公缺瑞常在選中太尉周忠皇甫尚司徒淳于嘉趙溫司空楊彪張喜等為公皆辭拜讓瑞入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澹津亭侯天子走陝北

渡河失輜重步行唯皇后貴人從至大陽止人家屋中

獻帝記曰初議者欲令天子浮

河東下太尉楊彪曰臣以農人從此已東有三十六灘非萬乘所當從也劉艾曰臣前為陝令知其危險行師猶有頃覆況今無帥太尉謀是也乃止及當北渡使李樂具船天子步行趨河岸岸高不得上董承等謀欲以馬羈相續以繫帝腰時中宮僕伏德扶中宮一手持上足縮乃收德縮連續為策行軍校尉尚必多力令以居前負帝乃得下登船其餘不得渡者甚眾復遣船收諸不得渡者官爭攀船船上人以奉暹等遂以天子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楊

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

軍並與奉承持政遣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略宮人

百官及乘輿車馬數萬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

魏書曰乘輿時

居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上伏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專權或擅笞殺尚書司隸校尉出入民兵抵擲之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自齋酒啖過天子飲侍中不通喧呼罵詈遂不能止又競表拜諸營壁民為部曲求其禮遺醫師走卒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皆為校尉御史刻印不俱乃以錐畫示有文字或不時得也

糧食盡奉暹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箕關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

路拜大司馬語在楊傳天子入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

荆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自衛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尚書郎以

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間太祖乃迎天子都許暹奉不能奉王

法各出奔寇徐揚間為劉備所殺

英雄記曰備誘奉與相見因於坐上執之暹失奉勢孤時欲走還并州為村秋屯帥張宣所邀

董承從太祖歲餘誅建安二年遣謁者僕射裴茂率關西諸將

誅催夷二族

典略曰催頭至有詔高縣

汜為其將五習所襲死於郿濟饑餓至南陽

後漢書注中時有傾危

衛南監本作為

壁從南監本

後漢書

寇略為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眾才樂留河東才為怨家所殺樂  
病死遂騰自還涼州更相寇後騰入為衛尉子超領其部曲十六  
年超與關中諸將及遂等反太祖征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為  
其將所殺超據漢陽騰坐夷三族趙衢等舉義兵討超超走漢中  
從張魯後奔劉備死於蜀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為漢司徒自安以下四世  
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

華嶠漢書曰安字邵公好學有威重明帝時為楚郡太守治楚王獄所申理者四百餘家皆蒙全濟安遂為名臣章

帝特至司徒生蜀郡太守京弟敞為司空京子陽太尉陽四子長子平平弟成左中郎將並早  
卒成弟逢逢弟隗皆為公 魏書曰自安以下皆博愛容眾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  
所欲為天下所歸紹即逢之庶子術異母弟也出後成為子 英雄記曰成字文開壯健有  
部分貴戚權豪自大將軍榮莫以下皆與結好言無不從故京師為作諺曰事不諧問文開 紹  
有姿貌威容能折節下士士多附之太祖少與交焉以大將軍掾

為侍御史

英雄記曰紹生而父死二公愛之幼使為郎弱冠除濮陽長有清名遭母喪服竟又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為奔走之友不應辟命中常侍趙忠謂

諸黃門曰袁本初坐作聲價不應呼召而養死士不知此兒欲何所為乎紹叔父隗聞之責數紹

此記所言則似實成所生夫人追服所生禮無其文況於所後而可以行之二書未詳孰是

稍遷中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謀誅諸

闈官

續漢書曰紹使客張津說進曰黃門常侍秉權日久又永樂太后與諸常侍專通財利將軍宜修德天下為海內除患進以為然遂與紹結謀太后不從

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

勸進便可於此決之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

檢司諸宦者又令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温厚虎賁二百人當入

禁中代持兵黃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

遂殺之宮中亂

九州春秋曰初紹說進曰黃門常侍累世太盛威服海內前實武欲誅之而反為所害但坐言語漏泄以五營士為兵故耳五營士生長京師服畏

中人而實民反用其鋒遂果叛走歸黃門是以自取破滅今將軍以元舅之尊二府並領勁兵其  
部曲將吏皆英雄名士樂盡死力事在掌握天贊其時也今為天下誅除貪穢功勳顯著垂名後  
世雖周之申伯何足道哉今大行在前殿將軍以詔書領兵衛守可勿入宮進納其言後更狐疑  
紹懼進之改變脅進曰今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何為不早決之事留變生後機禍至進不從  
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瑣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劫  
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相遂

若俠之歸心為  
曹操與語王  
備若上之會  
圖之于未形也  
備在武紀制  
州平下

紹勸進召董  
卓為謀不戒  
漢室破壞而  
未宗先受其  
殃天下之罪  
冠也進意  
既同紹為司  
隸系謀忠之  
出選瓜牙武  
吏執取渠魁  
去之于獄反  
掌可以集事  
徒見手雨既  
誅陽球旋不  
受禍欲指其  
身于萬全之  
中惟望進之  
早斷不敵自  
決耳

勅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

陳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為太傅紹偽許之曰此大事出當與太傅議卓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不應橫刀長揖而去獻帝春秋曰卓欲廢帝謂紹曰皇帝冲聞非萬

乘之主陳留王猶勝今欲立之人有少智大或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卿不見靈帝乎念此令人憤毒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來久今帝雖幼冲未有不善言聞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眾不從公議也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予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臣松之以為紹于時與卓未構嫌隙故卓與之語謀若但以言議不同便罵為豎子而有推刃之心及紹復答屈強為其卓又安能容忍而不加害乎且如紹此言進非亮正退避絕遂而顯其號爽之行以觸孝關之鋒有志功業者理豈然哉此語妄之甚矣紹既出遂亡奔冀州侍中周芝城門校尉伍瓊議郎何

顯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

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

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拜紹勃海太守封邠鄉侯紹遂以勃海起

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王盟與冀州牧韓馥立

幽州牧劉虞為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為公孫

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以討卓為名內欲襲馥馥懷不自安英

記曰逢紀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答云冀州兵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辨無所容立紀曰可與公孫瓚相聞導使來南擊取冀州公孫必至而馥懼矣因使說利害為陳禍福必遜讓於此之際可據其位勿從其言而瓚果來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

高幹潁川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

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為將軍危之馥曰為之奈何諝曰

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為將軍下夫

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

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為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

紹此舉更詳  
方起兵討卓  
以廢其少帝  
為辭乃欲冀  
立其宗路生  
覆轍其後終  
以獻帝君臣  
之好不固亦  
疑未即奉迎  
曹操先之使  
曹公為他人  
而限不戰而  
成敗異勢矣



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性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九州春秋曰馥遣都督從事趙浮程奐將疆弩萬張屯河陽浮等聞馥欲以冀州與紹自孟津馳東下時紹尚在朝歌清水口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眾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谷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浮等所往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何憂何懼馥不從乃避位出居趙忠故舍遣子齋冀州印綬於黎陽與紹紹遂領冀州牧從事沮授沮音說紹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北則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眾威震河朔名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舉軍東向

則青州可定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眾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

戎狄則匈奴必從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擁百萬

之眾迎大駕於西京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

鋒誰能敵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為監

軍奮威將軍獻帝傳曰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權略在州別駕舉茂才歷二縣令又為韓馥別駕表拜騎都尉袁紹得冀州又辟焉英雄記曰是時年號初平紹

卓遣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

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漢末名士錄曰班字季皮太山人少與山陽度尚東平張邈等八人並輕財赴義振濟人士世謂之八厨謝承後漢書

曰班王匡之妹夫董卓使班奉詔到河內解釋義兵匡受袁紹旨收班繫獄欲殺之以拘軍班與

之內以天子為藩屏幼主在宮如何可討僕與太傅馬公人僕趙岐少府陰修俱受詔命關東諸

郡雖實嫉卓猶以銜奉王命不敢玷辱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毀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僕

與董卓有何親戚義豈同惡而足下下派狼虎之口吐長蛇之毒患卓還怒何其酷哉死人之所難然

恥為狂夫所害若亡者有靈當訴足下於皇天夫婚姻者禍福之機今日者矣冀為一體今為血

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思為之報州郡

備後漢書作猶

起莫不假其名英雄記曰紹以河內朱漢為都官從事漢先時為

所不禮內懷怨恨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城郭兵圍守穰第拔刃登屋覆走後紹遣使詣

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邈在坐上謂見圖構無何起至溷自殺

瓚擊青州黃巾賊大破之還屯廣宗改易守令冀州長吏無不望風響應開門受之紹自往征瓚

亦分作兩校左射右射左旌旛鐵甲光照天地紹令麴義以八百兵為先登瓚弩千張夾承之

紹自以步兵數萬結陣於後義又在涼州曉習羌關兵皆曉銳瓚見其兵少便放騎欲凌蹈之義

兵皆伏楯下不動未至數十步乃同時俱起揚塵大叫直前衝突瓚弩雷發所中必倒臨陣斬瓚

所署冀州刺史嚴綱甲首千餘級瓚軍敗績步騎奔走不復還營義追至界橋瓚殿兵還戰橋上

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營中餘眾皆復散走紹在後未到橋十數里下馬發鞍見瓚已破

不為設備惟帳下孺弩數十張大戟士百餘人自隨瓚部逆騎千餘匹皆便圍紹數重弓矢

兩下別駕從事田豐扶紹欲卻入空垣紹以免蹙撲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人牆間豈可得活

乎孺弩乃亂發多所殺傷瓚騎不知是紹亦稍引卻會麴義來迎乃散去瓚每與虜戰常乘白馬

追不虛發數獲戎捷虜相言云當避白馬因虜所忌謂其白馬數千匹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

從一曰胡夷健者常乘白馬瓚有健騎數千多乘白馬故以號為紹既破瓚引軍南到薄落津方

與賓客諸將共會開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共覆鄴城遂殺太守榮成賊十餘部眾數萬人聚

會鄴中坐上諸客有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以啼泣紹容貌不變自若也賊陶升者故內黃小

吏也有善心獨將部眾踰西城人閉守州門不內他賊以車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

衛送到下丘乃還紹到遂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乃引軍入朝歌鹿場山蒼巖谷討于毒

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長安所署冀州牧壺壽遂尋山北行薄擊諸賊左髮丈八等皆斬之又擊

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夫目于氏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脫斬首數萬級紹復還市

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馬日磈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詣河北紹出迎於百里上拜奉命

岐任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

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降見同與共出時人

以為榮自肖邊郡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瓚之幸也麴義後特功而驕恣紹乃殺

之

初天子之立非紹意又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

迎天子都鄴紹不從

城麴宜迎大駕安宮鄴都天子而令諸侯皆上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悅將從之郭圖厚

于瓚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亦難乎且今英雄據有州郡眾動萬計所謂秦失其鹿

先得者上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按曰今迎朝廷

至義也又於時宜大計也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夫權不失機功在速捷將軍其圖之紹弗能

用案此書稱郭圖之計則與本傳違也

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悔欲

令太祖徙天子都鄴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為太尉轉

為大將軍封鄴侯

讓侯不受頃之擊破瓚於易京并其眾

意紹以苞密白事示軍府將吏議者咸以苞為妖妄宜誅紹乃殺苞以自解

微北海鄭玄而不禮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是失君子之望也夫有為之君不

致失萬民之歡心況於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以有為矣

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於鬪蔡如此之文則玄無病而卒餘

許靖猶如礼况康成乎

後之叔衡不審高山二語所誤者多矣

安漢先生云紹自此之後舉棋不定矣

空南監本作空從此本改

起從南監本

三萬中本

無有字

有脫文

結不從迎天子  
之謀所以先敗  
不聽出長子之  
謀所以速亡史  
家推舉之乃一  
博之網也

南監本趙作揮  
赴作舟。宋本  
如此毛本誤也

安漢先生云本  
初景升何其事  
用田豐之言  
即使許不可  
拔而給據臨  
大河以爭其  
徐州出兵擾  
其東南過于  
劉越之在渠  
地操恭命不  
暇矣

李善文選注云  
結在呂布諸史  
不載更史也

書不見故 出長子譚為青州沮授諫紹必為禍始紹不聽曰孤欲令

諸兒各據一州也 九州春秋載授諫辭曰世稱一兔走衢萬人逐之一人獲之貪者悉

戒下思遂免分定之義紹曰孤欲令四兒各據一州以觀其能授出口禍其始此平譚始至青州

為都督未為刺史後太祖拜為刺史其土自河而西蓋不過平原而已遂北排田楷東攻孔融曜

兵海隅是時百姓無王欣誠之矣然信用羣小奸受近言肆志各淫不知稼穡之艱華彥孔順

皆姦佞小人也信以為腹心王修等備官而已然能接待賓客慕名敬士使婦弟領兵在內至令

草竊巾井而外虜掠田野別使兩募兵下縣有賂者見免無者見收貧弱者多乃至於竄伏丘

野之中放兵捕索如獵鳥獸邑有萬戶者著籍不盈數百收賦納稅參分不入一招命賢士不就

不趨赴軍期安居 又以中子熙為幽州甥高幹為并州眾數十萬以審

族黨亦不能罪也 配逢紀統軍事田豐荀諲許攸為謀王顏長文醜為將軍簡精卒

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世語曰紹步卒五萬騎八千餘盛評曰案魏武謂崔琰曰昨案貴

及青州乎紹之大舉必悉師而起十萬近之矣 獻帝傳曰紹將南而沮授田豐諫曰師出歷年

百姓疲弊倉吏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民若不得通乃表曹

氏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內蓋作舟楫繕治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

取其逸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審配郭圖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跨

河朔之疆眾以伐曹氏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 叔亂誅暴謂之義兵恃眾憑疆謂

之驕兵其義無敵驕者先滅曹氏迎天子安宮許都今舉師南 向於義則違日廟勝之策不在

弱曹氏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奔萬安 之術而與無名之兵竊為公懼之

圖等曰武王伐紂不日不義况兵加曹氏而云無名且公師武 臣竭九將士憤怒人思自聘而不

及時舉定大業慮之失也夫天與此取反受其咎此越之所以霸矣之所以亡也 夫

持牢而非見時知機之變也紹從之圖等因是譖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成 則

臣與兵不同者昌王與臣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眾於外不宜知 先是

內紹疑焉乃分監軍為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遂合而南 太祖自東征備田豐

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繼而以嬰

兒之病失其會惜哉太祖至擊破備備奔紹 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曰蓋

以立權鬻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已終有望夷之禍汗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

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游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與成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太宗故

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文騰故中常侍與左 帑徐璜竝作

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文高乞 刁攜養因賊假位與金帛壁輪皆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

賢關遺醜木無心德德僕役鋒俠奸亂樂禍幕府昔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

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各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

被以虎文授以偏師獎賊威桀黃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割劉元元殘賢

首義門

信從南

持牢

將軍南

監本

衍瑞宇

天下之人豈可盡  
敢發遣之云徒  
為操而嘆耳

此事不知信不文  
還注曹賜傳云  
操破操考王棺  
收金室天子間  
之衣注似錄此  
機而實之也

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興衛幼主而  
便放志專行魯遷省禁界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  
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蒙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  
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三司享國極位操因唯昔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俱至觸情放恣不顧憲  
章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舍聽改容加錫操欲遂奪時權杜絕言論擅收立殺  
不俟報聞又采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掘破棺  
裸尸略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不露身處  
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矧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繕繳充蹙以并塞路舉  
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足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嗟吁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  
無道之臣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苞禍謀乃  
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為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築逆指圖一年操因  
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路贊亦梟夷故使  
鋒芒生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為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中之隱恭惟奉漢威靈近衝宇  
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滌太車汎黃  
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苦寒炎火以熾飛蓬黃雲滄海而沃燦炭  
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備階衛內肆拘執懼其  
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  
紹進軍黎陽遣顏良攻劉延於白  
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佻俠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太祖救延  
與良戰破斬良獻帝傳曰紹臨發沮授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大勢在則威無不加  
勢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弟宗曰曹公士馬不敵若何懼焉授曰以曹充  
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為資我曹公孫眾實疲弊而將驕于快紹渡河壁延津南使

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擊破之斬醜再戰禽紹大將紹軍大震曰紹軍  
濟河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察今宜由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其有難眾  
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辭紹乃省其

屬郭圖所部兵太祖還官渡沮授又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  
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

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太祖軍不利復壁紹為高櫓起  
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眾大懼太祖乃為發石車擊紹樓皆破

紹眾號曰霹靂車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傳言檣動  
而鼓說曰檣發石也於是造發石車紹為地道欲襲太

祖營太祖輒於內為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  
盡焚其穀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

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蔣奇別為  
支軍於表以斷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

祖乃留曹洪守自將步騎五千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

此因法  
合必行而  
動操之

露字桂  
字義門  
本改

狹從南  
監本

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至營紹將高覽張郃等率其眾降紹眾

大潰紹與譚單騎退渡河餘眾偽降盡坑之張璠漢紀云殺紹卒凡八萬人沮授不及

紹渡為人所執詣太祖獻帝傳云授大呼曰授不降也為軍所執耳太祖與之有舊逆謂授曰分野殊異遂用絕不圖今日乃相舍也授對曰

冀州失策以取奔北授得力俱困宜其見禽耳太祖曰本初無謀不用君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當相與圖之授曰叔父母弟縣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為福太祖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

太祖厚待之後謀還袁氏見殺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

用兵變化無方眾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

固擁四州之眾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為奇兵乘

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

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

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為沮眾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

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

笑遂殺之先賢行狀曰豐字元皓涪人豐天姿瓌傑權略多奇少喪親居喪哀

南檀朝英賢被害豐乃升官歸家袁紹起義舉辭厚幣以招致豐豐以士室多難志存匡救乃應

紹命以為別駕勸紹迎天子紹不納紹後用豐謀以平公孫瓚逢紀憚豐亮直數讒之於紹紹遂

忌豐紹軍之敗也上崩奔北師徒略盡軍皆相背而泣曰向令田豐在此不至於是也紹謂逢紀

曰冀州人聞吾軍敗皆當念吾惟用別駕前諫止吾與眾不同吾亦慙見之紀復曰豐聞將軍之

退拍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自害豐之意初太祖問豐不從或喜曰紹必敗矣及紹奔遁

復曰向使紹用田別駕計尚未可知也孫盛曰觀田豐沮授之謀雖良平何以過之故若貴審

才臣尚量上君用忠良則霸王之業隆臣本關后則覆亡之禍至存亡榮辱常必由茲豐知紹將

敗敗則已必死且冒虎口以盡忠規烈士之於所事慮不存已夫諸侯之臣義在去就况豐與紹

非純臣乎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言去亂邦就有道可也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

害皆此類也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發病七年憂

死紹愛少子尚貌美欲以為後而未顯典論曰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妻劉氏

水顯而紹死劉氏性酷妒紹死僵尸未殯寵妾五人劉盡殺之以為死者審配逢紀與辛

有知常復見紹於地下乃髡頭墨面以毀其形尚又為盡殺死者之家譚立而評等為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

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北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

而使逢紀從譚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英雄記曰紀字元圖初

及紀俱請冀州紹以紀聰達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其舉事後審配任用與紀不睦或有讒配於紹

紹問紀紀稱配天性烈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者私情今所

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與紀為讒太祖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尚尚欲分兵益譚恐

譚遂奪其眾乃使審配守鄴尚自將兵助譚與太祖相拒於黎陽

自二月至九月大戰城下譚尚敗走入城守太祖將圍之乃夜遁

追至鄴收其麥拔陰安引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尚

遂舉兵相攻譚敗奔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詣太祖請救太祖

乃還救譚十月至黎陽魏氏春秋載劉表遺譚書曰天篤降害禍難殷流尊公殂殞

亡之日猶存之願也何啻青蠅飛於下於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為二體背背絕為異身昔三

王五伯下及戰國父子相殘益有之矣然或欲以成上業或欲以定霸功或欲以顯宗室或欲以

固家嗣未有奔親即與披其本根而能崇業濟功垂祚後世者也若齊襄復九世之讎士每卒苟

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大伯游之恨於齊未若文公之忿曹宣子之承業未若仁

君之繼統也且君子之遺難不遺難國豈可忘先君之怨弁至親之好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

哉冀州不弟之傲既已然矣仁君當降志辱身以匡國為務雖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

兄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也然莊公有大隧之樂象受有鼻之封願弁捐前忿遠思雋義復

為母子昆弟如初又遺尚書曰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也則伯實沈之縱忘棠棣絕喪之義親尋

干戈僵尸流血聞之嗚咽雖存若亡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武有商奄之師皆所以前除後患而

定王業非強弱之事爭喜怒之忿也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今二君初承洪業當

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義是務唯國是康何者金木水火以剛柔相

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今青州大性峭急迷於曲直仁君度數弘廣綽然有餘當以大包小以

容劣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曲直之計不亦善乎若留神遠圖克已復禮高振

旆長驅共獎王室若迷而不反違而無改則胡夷將有謂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勳力為君之役

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之獲者也憤踊鵠望冀聞和同之聲若其泰也則衰族其與

安漢先生摘  
蓋有之或欲  
云謬論如此  
表失其心矣

觀此語則漢  
末稱本生親  
不復係以父  
之名矣。特  
亦奉命承  
守此謂  
高又盡  
若以快

退從南  
監本

後漢書  
注言皆  
在王莽

拔南本  
作机

莫從南  
監本

甄宋本  
作起

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 獲已以及館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內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各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 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視之仁既以緩追之患而乃尋蹤... 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鬪以下嚴行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解此非人力乃天意也是後又望將軍... 改往修來克已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趣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讎散鋒放火... 播增毒螫烽煙相擊流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 場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麾能不永歎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千國亂家禮... 有常刑故魯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若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制誦悲號於將軍股... 掌之上配等亦祖躬布體以待斧鉞之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重不旋踵願將軍詳... 度事宜錫以環珮 典略曰譚得書悵然登城而泣既劫於郭圖亦以兵鋒累交遂戰不解

尚聞太祖北釋平原還鄴其將呂曠呂翔叛尚歸太祖譚復陰刻將軍印假曠翔太祖知譚詐與結婚以安之乃引軍還尚使審配蘇由守鄴復攻譚平原太祖進軍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為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出奔太祖太祖遂進攻之為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配將馮禮開突門內太祖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人者皆沒太祖遂圍之為塹周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笑之不出爭利太祖一夜掘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八月城中饑死者過半尚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依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尚對決圍太祖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為營太祖遂圍之未合尚懼遣陰夔陳琳乞降不聽尚還走濫口進復圍之急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尚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尚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配兄子榮守東門夜開門內太祖兵與配戰城中生禽配配聲氣壯烈終無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

先賢行狀曰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以腹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并總幕府初譚之去皆呼幸毗郭圖家得出而幸評家獨被收及配兄子開城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太祖兵入忿辛郭壞敗冀州乃遣人馳詣鄴獄指殺仲治家是時幸毗在軍聞門開馳走詣獄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幸毗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公引見謂配知誰開卿城門配曰不知也曰自卿文榮耳配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公復謂曰曩者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恨其少耳公曰卿忠於袁氏父子亦自不得不爾也有意欲活之配既無撓辭而幸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人張子謙先降素與配不善笑謂配曰

配手廢立之除從王于昏雖能死不得與沮校比

正南卿竟何如我配厲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豈若汝生邪臨行刑叱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樂資山陽公載記及袁曄獻帝春秋並云太祖兵入城審配戰於門中既敗逃於井中於井獲之臣松之以為配一代之烈士袁氏之死臣豈當數窮之日方逃身於井此之難信誠為易了不知資曄之徒竟為何人未能識別然否而輕弄翰墨妄生異端以行其書如此之類正足以誣罔視聽疑誤後生矣是

高幹以并州降復以幹為刺史太祖之圍鄴也譚略取甘陵安平勃海河間攻尚於中山尚走故安從熙譚悉收其眾太祖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屯龍湊十二月太祖軍其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年正月攻拔之斬譚及圖等熙尚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為也一坐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高幹叛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

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祖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典略曰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為琰富貴將更娶妾媵而奪已愛故也十二年太祖至遼西擊烏丸尚熙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略

太祖高曰尚為人有力欲奪取康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曰今不取熙尚無以為說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殿中然後請熙尚熙尚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東地尚寒求席熙曰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為遂斬首譚字顯思熙字顯奕尚字顯甫吳書曰尚有弟名顯與尚俱走遼東曹瞞傳云買尚兄子未詳

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先賢行狀曰珩字子佩代郡人清粹有雅量少喪父母奉養兄姊宗族稱孝悌焉

袁術字公路司空逢子紹之從弟也以俠氣聞舉孝廉除郎中歷

職內外後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董卓之將廢帝以術為後將

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張咨

術得據其郡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

之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公孫瓚紹與瓚不和而南

二事亦是振其敗亡之由

康字以按後漢書

略南監本作論



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

吳書曰時議者以靈帝失道使天下叛亂少帝幼弱為賊臣所立又不識母氏所出

幽州牧劉虞宿有德望紹等欲立之以安當時使人報術術觀漢室衰陵陰懷異志故外託公義以拒紹紹復與術書曰前與韓文節共建永世之道欲海內見再興之主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脈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覺死於西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

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亂尚未厭復欲與之乃云今主無血脈之屬豈不誣乎先人以來奕世相承忠義為先太傅公仁慈惻隱雖知賊卓必為禍害以信狗義不忍去也門戶滅絕死亡流漫幸蒙遠近來相赴助不因此時上討國賊下刷家恥而圖於此非所聞也

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君命天也天不可讎况非君命乎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引軍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大破術軍術以餘眾奔九江殺

揚州刺史陳温領其州

臣松之案英維記陳温字元悌汝南人先為揚州刺史自病死袁紹遣袁遺領州敗散奔沛國為其所殺袁術更用陳瑀

為揚州瑀字公瑒下邳人瑀既領州而術敗於封丘南向壽春瑀拒術不納術以張勳橋

退保陰陵更合軍攻瑀瑀懼走歸下邳如北則瑀不為術所殺與本傳不同以張勳橋

韃等為大將軍李催入長安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楊翟

楊南監本作陽

侯假節遣太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

三輔決錄注曰

日磾字翁叔馬融之族子少傳融業以才學進與揚彪盧植蔡邕等典校中書歷位九卿遂登台輔獻帝春秋曰術從日磾借節觀之因奪不還備軍中千餘人使促辟之日磾謂術曰卿家先世諸公辟士云何而言促之謂公府掾可劫得乎從術求去而術留之不遣既以失節屈辱憂患而死時沛相下邳陳珪故太尉球

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其交游書與珪曰昔秦失其政天

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

勢矣誠英又有為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

子實為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竝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

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

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

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為足下當勦力同心匡翼漢

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尚可以免吾備

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

能也興平二年冬天子敗於曹陽術會羣下謂曰今劉氏微弱海

內鼎沸吾家四世公輔百姓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眾

莫敢對王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參分天

獻帝幼冲當子胥可復北面乎違天不祥願詳思之術答曰聖主聰敏有周成之質

當時人心歸操其言至早知為漢賊者不過數人而已

條十二字

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明公雖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漢室雖微

未若殷紂之暴也術嘿然不悅用河內張炯之符命遂僭號典略曰

卿祠南北郊荒侈甚後宮數百皆服綺縠餘梁肉九州春秋曰司諫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前為呂布所

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為所拒憂懼不

知所出將歸帝號於紹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魏書曰術歸帝號

見收視術女人孫權宮子耀拜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少知名號八俊張璠漢記曰表與同郡人張隱

林為八交或謂之八顧漢末名士錄云表與汝南陳翔字仲麟范滂字孟博魯國孔昱字世元

勃海苑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張儉字元節南陽岑暉字公孝為八友謝承漢書曰表受

學於同郡王暢暢為南陽太守行過于儉表時年十七進諫曰奢不儉上儉不逼下蓋中庸之道

是故遽伯玉恥獨為君子府君若不師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遺於世暢答

曰以約失之者鮮矣且以矯俗也長八尺餘姿貌甚偉以大將軍掾為北軍中候靈帝

崩代王叡為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兵軍襄陽司馬彪戰

之初為荊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眾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

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宜城而延中廬人蒯良蒯越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眾

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

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與策乎表顧問越

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不足慮

元作遂

泰王之後而此

友義門本

未改

注無間焉

實者南蠻之

名宗賊疑即

重賊後漢書

注則云宗黨

共為賊

孫堅合從欲襲奪表州使堅攻表堅為流矢所中死軍敗術遂不

能勝表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為援乃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

袁術之在南陽也與

此書探西謂  
乍前乍却以  
現世變者也

南監本無上  
之字從元本  
表不助結  
標後則夫合  
能之勢雖欲  
保江漢間其  
可得乎

牧封城武侯假節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  
中鄧義諫表表不聽漢晉春秋曰表答義曰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王此天下之大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義辭疾而退終  
表之世張濟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為流矢所中死荊州官屬皆  
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牧受弔不受賀  
也使人納其眾眾聞之喜遂服從長沙太守張羨叛表英雄記曰張羨南陽人先作零陵桂陽長其得江湖間心然性頗強不順表薄其為人其禮也羨由是懷恨遂叛表焉表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長沙復  
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南收零桂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  
餘萬英雄記曰州界萃寇既盡表乃開立學官太祖與袁紹方相持於官  
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欲保江漢間觀天下  
變從事中郎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豪傑竝爭兩雄相持天下之  
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將擇所從  
將軍擁十萬之眾安坐而觀望夫見賢而不能助請和而不得此

城南監  
本作成

大南監  
本作達

宮從南  
監本

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之明哲天下賢俊  
皆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  
為將軍計者不若舉州以附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表狐疑乃遣嵩詣太  
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反為太  
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傳子曰初表謂嵩知所定曹公擁天子都許君為我觀其費嵩對曰聖達順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惟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祐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表遂使之果如所言天子拜嵩侍中遷零陵太守還稱朝廷曹公之德也表以為懷貳大會寮屬數百人陳兵見嵩盛怒持節將斬之數日嵩收僕從眾皆恐欲令嵩謝嵩不動謂表曰將軍負嵩嵩不負將軍其陳前言表怒不已其妻蔡氏諫之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乃弗誅而囚之表雖外貌儒雅而  
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漢晉春秋曰太祖說表使襲許表不從及太祖還謂備曰不用君言故失此大會也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建安十三年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

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對允悲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此後之意謂曰

其疾非孝敬也遂趨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懷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

卒巽在荆州日龐統為半英雄登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令巽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異謂之必反卒如其言巽弟子殿別有傳漢晉春秋曰

王威說劉琮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於險

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震天下坐而虎步中夏雖廣可傳檄而定非徒收一勝之功保守今日而已

此難遇之機不可失也琮不納搜神記曰建安初荆州童謠曰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

子遺言自中興以來荆州獨全及劉表為牧民又豐樂至建安八年九年當始衰始衰者謂劉表

妻死諸將泣零落也十三年無子遺者表當又死因以喪破也是時華容有女子忽啼呼云荆州

將有大喪言語過差縣以為妖言繫獄月餘忽於獄中哭曰劉荆州今日死華容去州數百里即

遣馬吏驗視而劉表果死縣乃出之續又歌吟曰不意李立為

貴人後無幾太祖平荆州以涿郡李立字建賢為荆州刺史

**太祖以琮為青州刺史**

**封列侯**魏武故事載今日曰楚有江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則其故地劉鎮南

慮廣輕榮重義薄利厚德茂萬里之業忽三軍之眾篤中正之體敦令各之譽上耀先君之遺塵

下圖不朽之餘祚鮑永之弃并州賈融之離五郡未足以喻也雖封列侯一州之位猶恨此寵未

副其人而比有賤求還州監史雖尊秩祿未優今聽所執表琮為諫議大夫參同軍事

太祖征表未至表病死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為後而蔡瑁張

允為之支黨乃出長子琦為江夏太守眾遂奉琮為嗣琦與琮遂

為讎隙典論曰表疾病琦還省疾琦性慈孝對允悲琦見表父子相感更有此後之意謂曰

其疾非孝敬也遂趨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越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琮曰今與

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為不可乎巽對曰逆

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也以新造之楚而禦

國家其勢弗當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弗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

王兵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巽曰

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平則雖保楚之地不足以自存也誠以劉

備足禦曹公平則備不為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軍到襄陽

琮舉州降備走奔夏口傅子曰巽字公悌懷偉博達有知人鑒辟公府拜尚書郎後

卒巽在荆州日龐統為半英雄登裴潛終以清行顯統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

人心九解遺之必相率而潰將又凡材豈能微一時之幸琮之勢比于張繡素珍已異矣徒爾覆深不納為愈

天地嵩正諫不從漸見違忤奉使到許事在前義侍中義章陵人先尚書令其餘多至大官零陵先賢傳曰先字始宗博學強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

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賴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陵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冀戴天子綏寧海內使萬邦歸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虫尤智伯復見於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荆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先甥同郡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先賢傳稱不疑幼有異才聰明敏達太祖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舍舒風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舍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家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

評曰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殊未之有也英維記曰昔大人見

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卓而銅人毀卓有卓而大亂作大亂作而卓身滅而卓有以也袁術奢淫放肆榮不終已自取之也

臣松之以為蔡封無道秦莽縱虐皆多歷年所然後眾惡乃著董卓自竊權柄至于傾斃計其日月未盈三周而禍崇山岳毒流四海其殘賊之性定豺狼不若書契未有斯言為當但評既曰賊忍又云不仁賊忍不仁於辭為重袁術無毫芒之功纖介之善而猖狂于時妄自尊立固義夫之所扼腕人鬼之所同疾雖復恭儉節用而猶必覆亡不暇而評但云奢淫不終未足見其大惡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

皆外寬內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

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覆社稷傾覆非不幸也昔項羽背范增之

謀以喪其王業紹之殺田豐乃甚於羽遠矣

安漢先生  
云此評甚  
好

不疑可與  
楊慎為類

殊南監本  
作殆

古今圖書集成

卷之三



